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陽湖趙惠甫（烈文）先生年譜

陳乃乾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出版

陽湖趙惠甫(烈文)先生年譜

精裝：一冊

定價：新台幣

著者：陳 乃 乾

發行人：李 振 華

台北縣永和中興街133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寶興街二十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 陽湖趙惠甫先生年譜

陳乃乾

陽湖趙惠甫先生，負王佐之略，擅倚馬之才，曾文正一見稱賞，禮爲上賓。時值洪楊發難，江皖震驚，先生迭參文正忠襄戎幕，凡運籌決策以及軍書章奏，多出裁定。嘗勸文正奏請派遣外國駐使，又料清廷顛墜不出五十年，其高瞻遠矚，洵非流輩所可幾及。薛庸齋論列曾幕人物，目先生爲弘道，非過譽也。平生所著詩詞文稿金石攷證皆散佚。惟手寫日記稿本六十四冊藏於家。其所記亂世奔竄之苦，時賢離合之蹤，皆親切有味，而清軍規復江寧，鞠訊李秀成諸事，取與官書互證，尤足發覆徵信，裨益史事。近年，其家屬困居滬上，將出此稿以易米。著者見之，恐其或致湮沒，因假讀旬日，摘鈔其言行之足以垂世者，並參考同時人著述，編次爲年譜一卷。不特先生之德業藉之以傳，且使世之景仰二曾者，得資以考證焉。

編者識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壬辰 一歲

春正月初二日，先生生於安徽懷寧縣官署。乳名來求，諱烈文，字惠甫，號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人。

恭毅公申喬六世孫。

曾祖滙，增監生。

祖鍾書，舉人，豐縣訓導。

父仁基，字厚子，號悔廬，道光六年以進士官江西宜黃縣知縣，旋補崇仁縣知縣，調安徽涇縣知縣。是歲署懷寧縣事，年四十四。

母方淑人。同邑彥聞大令履鏡女弟。時年三十一。

方怡趙府君墓志：按察君娶於高，生子早卒。繼娶於錢，無子。再娶爲方淑人，怡之祖姑也，生三子，先生居其次。

鄧嘉緝方恭人家傳：恭人姓方氏，諱蔭華，字季嫺，家世大興名族。高祖某始徙常州，遂爲陽湖人。考諱聯聚，乾隆丙午舉人，官廣西永康州知州。母馮宜人。恭人年二十六，歸按察公。治家，閨門清肅，織紉井臼之事，率身先操作，其御下也嚴而有恩。暇則繙閱經史，事吟詠，兼涉繪畫，有與按察倡和雙清閣詩一卷藏於家。

長兄鑄，早卒。

次兄熙文，字貞明，號敬甫。時年三歲。

弟乳名來燕，早卒。

姊三人：二姊適李子喬嶽生，高淑人出。四姊適同邑周弢甫騰虎，錢淑人出。六姊適衡山陳槐亭鍾英，方淑人出。

是歲，龔孝拱橙十六歲，鄧子楚爾晉十二歲，趙次公宗建四歲。王壬秋闈運生。

### 道光十三年癸巳 二歲

梅廬府君捕獲桃源決河奸民陳瑞，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府君有族姪女佩媛名纈玖，早歲失恃，時年十六，迎至懷寧縣署撫育之。爲先生同高祖之姊。

是歲，華若汀蘅芳生。

### 道光十四年甲午 三歲

梅廬府君補滁州知州，召見便殿，宣宗嘉之。歸任滁州、六合州，甫歷數月，即升山西平陽府知府。時有宜興黃氏馥堂者，以鹽經歷需次山右，爲故浙江永嘉縣知縣某之子，讀書未成，頗諳世故。府君嘗使占課甚驗，才之，遂以佩媛許字爲繼室。

是歲，魏般仲彥生。宗湘文源翰生。

道光十五年乙未 四歲

始入塾，從表兄馮士貞<sup>諱</sup>讀四子書。士貞博學有幹才，後官至冀州知州。

是歲，族兄伯厚<sup>振祚</sup>舉進士。

是歲，高碧湄<sup>心夔</sup>生。蕭敬孚<sup>穆</sup>生。

道光十六年丙申 五歲

梅廬府君升任江西南贛兵備道。

道光十七年丁酉 六歲

是歲，戴子高<sup>望</sup>生。楊仁山<sup>文會</sup>生。鄧熙之<sup>嘉緝</sup>生。

道光十八年戊戌 七歲

道光十九年己亥 八歲

從毛引年先生<sup>頤城</sup>讀經書。梅廬府君顏其書室曰蛾時術齋以勸學。

是歲，曾劫剛<sup>紀澤</sup>生。方子可<sup>楷</sup>生。

道光二十年庚子 九歲

是歲，吳摯甫汝綸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十歲

英人陷定海，割香港，寇廣東省城。悔廬府君以南贛兵備道總理南安糧臺，晨夜憂勞，往往被酒泣下，或力疾繞室傍皇。六月朔，奉升湖北按察使之命，閱十八日而卒。年五十有三。身後蕭條，藉王蓉坡太守藩之助，方淑人始得挈先生兄弟回常州。

能靜居日記：先府君卒時，有關虧銀餘九千餘金未償。故事，此款不准交代後任，於本人家屬名下追賠。府君未卒之先，嘉定錢伯愚寶琛撫部西省，勸府君報明英夷滋事，關稅短絀情形，詳請豁免，已力任奏案。府君不可。及卒而錢適乞休，代之者吳甄甫文鎔督部也。初至任，即問此事。時家眷在贛未發，訛言騰起，皆言事不結而歸，後禍且大。然府君遺物無足償萬一，糊口及歸櫬之費皆年伯王蓉坡太守爲之摒擋，不得已，扶挈且歸。既而部文至，將俟男屬成丁，行籍查追矣。越二年，山東濰縣郭次虎先生飛熊陳臬蘇省，故與府君交厚；府君由滁州升平陽府，先生實爲新令尹。其人幹濟念故舊。先一歲，弢甫游京都，曾商之姑丈蘇韻莊先生應阿，於部鈔得道光十三年蘇、松、太道王瑞珍關虧查追報家產盡絕案卷，執以往謁廉訪，慨然任之，遂得援例奏辦，費凡三百金。聞銀餘奏緩，通部僅此二案。

又：府君敦睦親族，振恤無厭倦，族叔子廣以納官請乞十餘次，未嘗佛之。最後以居宅旋有堂署券質五百緡，亦如其意。是年，府君疾，自知不起，呼至榻前，爲言「此宅本非所欲，不幸疾甚，脫死，汝嫂姪歸無寸椽可居，不得不以累弟矣。」叔色變，遽稱腹痛而出，終不答一言。比府君歿，遂宵遁。

鄧嘉緝方恭人家傳：按察以名進士，由縣令歷官南贛道，所至有聲；恭人庀助內政無缺。按察勤職卒，子女甚幼，遺孀蕭然。恭人奉喪歸居宜興，食貧茹苦，以教以育，以嫁以娶，至於成立。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十一歲

春，卜居宜興。從表兄方元徵駿謨讀，始學爲文。時寇警日亟，倉卒賃宜興徐氏地奉厝悔廬府君。夏秋間，方淑人以過哀得疾。先生亦病。

能靜居日記：六月，先淑人以哭府君過哀咯血，遂得疾，已變爲癰，五十日不瘳。醫家言，可危甚。每煎藥，余兄弟輪跪爐前，藥成後起。七月三十夜，余方跪庭中，是日俗祀釋氏地藏王菩薩，插香燭滿地，余爲火氣所逼，又衣冠受暑熱，忽仆地不能出息。救良久，始甦。

###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十二歲



方元徵別去，改從周叔程先生儀顥讀，始爲詩歌及制義起講。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十三歲

周叔程先生公車北上，改從族祖用久先生受恒讀，始應童子試。

是歲，黃馥堂迎佩媛至山右完姻。

是歲，郭子澣慶藩生。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十四歲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十五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十六歲

是歲，因家況艱難，不再延師，以文字送潘曉村先生光序批閱。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十七歲

鄧夫人來歸，爲江寧鄧子期先生爾普女，先生以南陽君呼之。此後在家無師自課。

方怡趙府君墓志：配鄧宜人，有賢行，嫁時資遺甚豐，盡出以贍家用，佐先生饋窮乏。居官舍，不改常度，既去而不思。遇諸妾與子女等厚薄，歿時有痛哭暈絕者。戚黨以爲難。好讀諸史及宋五子書，獨不喜吟詠，以爲非女子所宜。後先生二年卒。

諱包慎伯世臣於白門，觀其所藏棗木本閣帖。臨別，慎伯以所著安吳四種并手書兩紈扇爲贈。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十八歲

應省試，不售。陳槐亭舉於鄉。

是歲，周叔程先生卒。

是歲，方子謹有生，先生表兄方幼靜駿謚長子。黃再同國瑾生，黃子壽彭年子。

道光三十年庚戌 十九歲

夏五月，長子克昌生，後易名實，字君堅。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 二十歲

二應省試，不售。奉方淑人還居常州老宅。

是年，長女柔生。

咸豐二年壬子 二十一歲

三應省試，不售。遂絕意科名。

方怡趙府君墓志：自其少時，聲譽藉甚，顧不樂舉子業，三應省試不中第，即棄去。

是歲，得李鳳台申耆（兆洛）所藏大德本兩漢書。漢書缺武帝紀，志自禮，樂以下，表自□□以下，傳一卷至九卷，又六十七、六十八二卷；後漢惟帝紀及志□卷，餘皆缺。

### 咸豐三年癸丑 二十二歲

洪秀全破金陵。兄伯厚與江方伯本銓辦武陽保衛局以衛桑梓。先生亦輟舉業，研探經史，常請益於伯厚及姊夫周弢甫，友人劉開生翰清諸君。

是歲，陳槐亭任浙江富陽知縣。先生及兄姊侍方淑人間歲往視。

### 咸豐四年甲寅 二十三歲

秋八月，次女莊生。

是歲，方幼靜赴汴營投效。

### 咸豐五年乙卯 二十四歲

湘鄉曾公國藩督師南昌，以幣聘先生往。比至，曾公遇先生甚厚，同事與國陳秋門光亨、湘潭羅伯宜萱及九江守沈幼丹葆楨皆與先生交善。與龔孝拱定交，當亦在此年。

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七月十二日，滌師來久譚。言胡文忠做事有氣魄，往時頗規吾，以爲軍中保官不優，用財不泰，不足以鼓舞人才。吾甚服其言，故後來一切較寬於前。余言

師本來第自繩耳！於人未嘗不寬。嘗憶烈之初得聞名於左右，僅以弢甫之一言，即走弁齋二百金下訪，此等舉動不可謂無氣魄。師言此在吾處亦僅有之事，以弢甫繩足下，且聞足下往日之議論故耳，不常有也。

方怡趙府君墓志：其始謁文正公也，使觀樟樹鎮諸軍。歸爲公言，周鳳山軍營制懈，未足恃。不十日，果潰。

是歲，江本銓卒。武陽保衛局遂歸伯厚獨力主持。

### 咸豐六年丙辰 二十五歲

在南昌營中。嘗與龔孝拱諸人遊廬山開先寺。

秋七月，方淑人病卒。先生奔喪回常州。冬，合葬悔廬府君暨方淑人於宜興東山濱之祖塋。

鄧嘉緝方恭人家傳：按察始未遇，再失耦。高錢兩淑人柩先厝祖塋隙地，恭人既卜葬按察於宜興新阡，欲移兩柩合葬，力未能卒致，居恒戚戚，每以爲言。至恭人卒，其子始克迎以附按察之兆，本恭人志也。

是歲，鄭叔問文焯生。

### 咸豐七年丁巳 二十六歲

丁憂家居。校輯世德錄。世德錄者，創自趙豹三先生，原稿幾百卷，向藏味辛先生懷玉亦有

生齋。後歸先生族叔子廣。悔廬君官虔州日，假而錄之，將付刊。錄未竟而府君卒。原書歸子廣家，不可問矣。

時先生四姊歸周弢甫者家木瀆。六姊歸陳槐亭者家蘇州。故先生嘗往來蘇、滬間。是歲，舟中讀容齋隨筆及後漢書前十卷。

此二年中，先生讀三國志，作評論數百首，即寫於書眉。其本爲敬甫攜赴金陵大營，迨咸豐十年大營潰敗，書隨以遭燹。

### 咸豐八年戊午 二十七歲

家居。始寫居行日記。後更名能靜居日記。

自序：余舊有日記，家常瑣屑必登，不輟筆者五載。丙辰秋，奉先淑人諱，哀擗之中，遂廢楮墨。今二十二閱月矣，異見異聞，所獲頗多。愚鈍之質，旋得旋失。每思古人好學之勤，常懷握鉛槧以助思憶。故重爲斯記，居行無間。比事屬日，以類所得，無者闕之。他日展卷，亦可徵一時到詣耳。

夏四月，命舟由蘇州至上海。在蘇晤宋于庭翔鳳。過松江晤太守袁漱六芳瑛。在滬晤縣令黃荷汀芳、香山曾奇圃學時、浦城祝桐君鳳喈諸人。

六月，回常州。病瘧。

秋七月朔，方淑人大祥。焚靈釋服。

陳槐亭調任湖州安吉縣，將攜眷赴任，先生往蘇州送之。隨至木瀆四姊家養疴。八月杪，還常州。

九月，先生甥周孟與世澄，號甫子，入贅常州楊氏。先生爲蹇修。

里人陸少逸葆卒。少逸晚號靜涵，與先生有感誼，崇尚佛氏，專精淨土，先二月已自知死期。

鄧隨輟觀察卒。先生嘗採集夷事爲遐邇貫珍。稿爲吳子登庶常嘉善索觀未還，以之轉假觀察。觀察下世，遂零落不可蹤跡。

冬十二月，以常州住屋賃與英曉峯觀察祿，擬挈妻孥移住木瀆，與四姊相依。

是歲所讀書，爲姚石甫三種、法苑珠林、知新錄、畿輔水利四案、明文奇賞、職方外紀、諸葛武侯集、熊襄愍集、輟耕錄、丙丁龜鑑、水東日記、北征事蹟、西征石城記、撫安東夷記、興復哈密記、廣石戰功、西番事蹟、太藪外史、何大復集、問水集、呂梁洪志、空同子、海道經、海運編、海寇議、海寇後編、樵書初編、四朝聞見錄、農書、蠶書、耕織圖詩、蘇沈良方、金匱退食筆記、鐵圍山叢談、山居新語、補漢兵志、洛陽縉紳舊聞記。

咸豐九年己未 二十八歲

春正月，移居蘇州之木瀆鎮。新居邃靜，爲樓三楹，後可望山。支硯、天平，如拱如揖。近山翼然，上空堵矗立者，靈巖也。樓前天井明敞，花木蒼鬱，綠梅一枝，正對坐臥處。居停錢菊村，名均。

訪王璞臣炳觀其所藏三牙章。一文信國章，文曰「文文山」。一方正學章，文曰「希古」，紐頂有方字。一黃石齋章，文曰「闕下完人」。又觀黃文節書蘇文忠像贊及贗本玉版十三行，惟題跋多而且佳。

二月，季雨、汪燕山少尹汝桂自蘇州來訪，與先生同遊靈巖、鄧尉。復同舟至無錫，與江浦馬石樵孝廉堯年同登惠山看月。燕山爲季雨畫美人一幀，先生題絕句於上。石樵爲作小令一闕，哀感可誦，先生復從而和之。

三月十四日，始發願讀二十四史。

自記：少時讀書，多不肯竟學，正史中終卷者，兩漢、三國、通鑑而已。餘雖多泛覽，而掩卷茫然，深自痛恨。今發願讀二十四史一過，自非有故，不得間止。後廢業者，無顏展此卷矣。

弢甫姊子李伯孟崇鼎娶桐城劉英階保泰之女，先生爲寔修。劉氏家常熟，居停程邇來遵遠，導先生遊破山寺，謁言子墓。又至方塔寺觀窰變羅漢像。

夏五月，訪沈桂庭，見其父小宛先生欽韓遺著左氏攷異駁議一卷，未刊稿本也。

能靜居日記：小宛家木齋，乙酉舉鄉，與廉訪公同歲。其詩與廉訪公和陶詩同刊宛上人集中。著書甚多，兩漢書疏記稿凡七十餘冊。有副本藏上海郁氏宜稼堂。

六月，鄧子期先生自晉歸，與先生別十二年矣。

秋八月，偕周弢甫謁宋于庭於花溪精舍，手錄其所輯孟子劉熙注一卷。談及紅樓夢，于庭

謂高廟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善之，曰此蓋爲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爲明珠遺事云。曹實棟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給。其父執某鑰空室三年，遂成此書。

九月，增輯世德錄，勒爲成書，凡若干卷。又輯方淑人詩詞成一卷，手鈔之。

錢敏甫朝棟來訪。敏甫善算學，其父映江，曾造渾天儀及著鈍硯卮言者也。

冬十一月，上書曾公，求撰悔廬府君神道碑。

赴安吉省視六姊。槐亭導遊獨松關，歸途渡太湖至蘭山訪崔仲倫書齋，年五十九矣。負才藝，工書法，出所藏金石屬先生題識。

是歲，讀漢書至天文志。又讀古經解鈎沈、公羊禮疏、禮說、湧幢小品、淮南子、西域三記、古文尙書疏記、尙書大傳、東西洋考、史通，釋、王氏讀通鑑論、飲食語錄、三家詩異文疏記、錢幣芻言、慈山大師夢遊集、楞伽經、大慧語錄。

### 咸豐十年庚申 二十九歲

春二月，宜興徐星珊丹柱卒。星珊負才望，工詞翰、舉京兆試、從軍皖北，保舉至道員。與先生幼時至交，且夕相遇。自丁未歲相別十四年，是歲正月，始遇於蘇州，越月而逝世。

方幼靜自汴歸，來訪，旋別去。幼靜自甲寅赴汴投效軍營，得保縣令，昨歲引見後歸里。



二月初三日，太平軍破廣德。初八破安吉，縣令陳槐亭步逃至吳興。

能靜居日記：正月十九，聞六姊舉一子，四姊往浙省視。二月初九，六姊忽偕四姊自安吉逃來。始知賊於初三破廣德，安吉與之鄰壤，初四家眷即行，驕夫不可得，至以監犯充役。出城十五里，地名徐村灣，稍避。過一夕，初五冒大雨以小舟運至竹橋港地方換船，適弢甫往迎四姊，行至竹橋港聞警，停舟遣探，遂相持而歸。初六至吳興。槐亭在彼，虔甥留伴之。彼處居民本不敵一鎮市，家眷行時，城中已去一半。城破壞逼小，萬無可守之理。初八午刻，安吉失守。槐亭、虔甥步逃出城，至吳興，住周瀛士家。弢甫父子皆在一處。十一日，吳興城中訛言安吉賊並未至，來者不過數十逃兵土匪，旋已散去。李定泰帥兵已進紮梅溪。槐亭同僚爭促其返，且言大兵至城，無縣官供頓，上游聞之，禍且不測。槐亭遑遽，偕弢甫返縣，募勇二十名，偵探而行。是日至西倉橋，見兵紛紛潰下，急詢，知李鎮軍已大敗，主兵不知下落。遂亦急歸。三鼓到吳興，告府縣，猶以爲惑衆，欲拘執之。少頃而警信疊至，府縣皆率兵勇巡城。又少頃而城門大開，婦女隊出，火燈照路而行，皆官眷也，旋又傳賊已至南門。槐亭齎印至杭。弢甫則盪返木瀆。

十四日，先生偕周弢甫命舟到城中。金陵大營調兵五千往援，明日可過蘇州。提督鄭魁士防守宜興之張渚鎮，扼東壩來路。總兵張玉良紮常州以防宜興有變。又聞捻匪於初一日破清江，屠殺殆盡。漕帥聯英、河帥庚長退至淮安。十五夜，大營兵二千人至蘇，氣甚囂，同泊皆移避之。先生恐遭其手，遂急返。未三里，數兵追至，沿岸狂追怒喊，握巨石遙擊，蓬背欲穿。河中小舟

，櫓聲塞耳。追又數里，一港攔路，始跳躑罵詈而去。

能靜居日記：二月十六日，吳興賊至，李定泰之兵出城迎擊，大敗歸。賊乘勝逼城，已將不支。水師砲船適至，自子刻開仗，至十七申刻，大獲勝仗，擒數十人。賊退紮二十里。水師統領江陰游擊曾秉忠，四川人，新克九洲，得保總兵。安吉廩生蔣錫華，本遞舖人，去冬游獨松時曾識之，一交結官府之士豪耳。聞賊退，率士團收復空城，即到省請救要賞。上游飭槐亭回任，其時賊三面俱有，槐亭若往，可危之至。時湖州南路無設守者，賊遂陷武康，德清而窺杭州。二十七，杭州失守。

時警信日迫，先生念木瀆勢不可居，因往常州南鄉梅村、周橋等處相宅。竟無可居之屋，廢然而返。

能靜居日記：二月二十二，金陵大營援兵過常，無舟，阻行。總督何桂清下令，五日舟不具足，兩縣令參革。十日不足，以軍法從事。并有沿途不論何項船隻遇即掣擊之通札。此令一下，援兵益橫暴如虎傅翼矣。三月初三，忽聞常州有賊舟百餘突至西門，舟中刀械盡備登岸襲城之信，爲之大駭，禍變且暮不測。

三月初三日，筮得山風蠱。象曰「利涉大川」。易經繇曰「魴生江、淮，一轉爲百。周遍四海，可無憂患。」三卜多符，信木瀆之不可居矣。向聞崇明地方淳樸，介在海陬，其足當渡江吉地耶。擬借周、陳兩家眷屬同往。惟念先塋在常州、宜興，無從守護，故欲先往省視。以閏三月初四日行，初六至常州。十四解維赴宜興，十七早過和橋，市肆皆閉。亭午至宜興。翌日回常州。

能靜居日記：先五、六年間，巢湖盜魁鄭小老大糾衆占東埧，私抽鹽稅。候補道史葆悠奉札往撫之，遂設官鹽卡，所入充公，以半養其人。相安數載。今年二月，賊由廣德犯建平，至東埧，防守提督鄭魁士不能禦，賊益肆，連陷溧陽。巢湖人乘隙欲爲亂，駕舟由宜興西汎出運河，窺伺常郡。太子太保總督何桂清大懼，計無所出；史道遂獻策，願自往撫之，以八萬金往，號曰賞犒。巢湖人就撫，分遣其舟四布村市，自居和橋，益招集亡命數千人，聲言助官兵進剿，衷懷不可測，所在驚擾。彼舟軍器盡備，當道畏之如虎。

又：徐伯宏言，賊破溧陽後，於前月二十六日前鋒至紅塔頂，距宜興西門十里。總兵劉季山迎戰三敗，去城已止三里。城中老幼扶挈出東，南兩門，渡淤溪，凡數萬人，哭聲載道。幸砲船至，沿西汎擊之，三砲，斃賊數十。逆鋒始退。我兵追北，復馘數十人，城以保全。時常州軍整武陽保衛局務，而趙朗甫庶常曾向與伯厚相忤，遂告制府，更設一局曰團練，尸之者查前臬文經。自常守平翰以下皆赴新局辦事，有識者皆爲伯厚不平。先生歎曰：「此邑危在自睫，司局者進無尺寸之柄，退則家族不保，訾議叢生，積毀銷骨，無益桑梓，而大害切身。是從井救人之類，仁者所不爲。伯厚兄以此而去，天之厚儒者至矣。人方爲之嘆叱。我則爲之欣快。」

閏三月二十九日，江南大營潰，鄧子楚及子引之嘉緒殉節丹陽。先生欲覓舟至江北相宅，道阻不可行。乃問道歸木瀆。

能靜居日記：二十九聞宜興被攻，欲赴江北，覓舟不可行。午後趁張振遠舟至新橋鄉，遂擬由鄉雇車北渡。時兄欲息力於常州，強之同行不可。下午舟抵郭浪橋登岸，道逢難民扶

攜而下，則云賊已至奔牛矣。急行至新橋投方寓，幼靜、耕亭咸聞信惶急，遂同至市中間信。或云丹陽已失，奔牛尚無事。初鼓潰勇紛紛而來，徹夜不絕，村民大擾。三十日，傳言丹陽昨晡被陷，欽差和春已退至常州。潰勇千百爲群，由新橋赴常州，附近安家舍諸處皆被掠。合村居民及寓客有舟車者盡徙，惟方處及陳彥修家屬以無車不得行。下午，遣兩奴到郭浪橋覓車，又專人到小西湖放小舟，均約明日來。四月朔五鼓，村人推門，言賊至，相去僅數里。一時大亂。村中止有車一輛，強之來，先載方處女眷，老稚挾挈而奔。出村，望火光騰起，鑼聲亂擊。余手攬幼靜三子髮辮，向東北走。尋家眷車不見，黎明抵張家村，見車在前，遂借村民家暫息。適屬村民雇車不可得。信息益警，訛言賊已至，村民東西馳走，頃刻散盡。但聞槍聲轟轟震耳。辰刻，幼靜返新橋料理行李及車，午後尚未至。兩奴同往，亦杳然。或言村外有一舟停泊，急往雇，已不可得。申刻，幼靜自離此七、八里之李家村雇車三輛來，遂挈衆且往。坐甫定，余一奴來言，昨日雇西小湖舟車已至，幼靜急往，約行李先下舟，再放車來接着。一去抵晚尚不至，望眼欲穿，而吾兄忽自城中來，幼靜亦至，心中大慰。急詢車何往，當何處下舟。幼靜言舟遇兵過，已不知何往，車已爲耕亭下人運伊家行李他徙矣。吾兄言在城獲一舟，泊東北鄉之會頭，但須雇車前往。是夜，與村人約定，駕車四輛，明日一早行。且抵會頭下舟，聞振遠舟亦在彼相候，耕亭家眷在振舟，而自來此取行李。初二日，余與二奴護行李，辰刻至史墅，見難民東西交走，啼哭滿路。晡至西小湖，望常城煙火熾騰，寬十餘里。心中慘結，目不忍觀。申後到會頭而舟不見，耕亭覓一小舟來，遂以行

李入舟。吾兄同方處女眷登車，先到烏墩尋坐船。是夜，借烏墩姚宅宿。初三辰，移舟到河口李處，皆分避各鄉，獨炳甥尚在。使隨吾行，另雇一小舟，約送至木瀆。聞振遠在石燕，又云在雙廟。擬見之後，分遣方處一舟同伴向常熟，吾舟返寓鄉，挈眷往，同渡江。議既定，已刻解維，午到石燕。鄉民方圍殺潰勇，駢尸十餘，積草焚之，擲頭河中，纍纍相屬。哺到雙廟，徧覓張舟不見。同行有陳氏昆季，吾友彥修之子，與張至親，其家尚在新橋，無力他徙，遠來覓張不遇，遇丁光庸舟，言張在北渚，或又言在年岱，去此皆數十里，不能再往。吾遣孥送之返新橋，分耕亭昨所雇舟與之。既行，吾舟後進二十餘里，泊一小村，復晤丁光庸。吾舟窄不能臥，移宿其舟。初四大雨，辰刻冒雨行，抵北渚而振遠舟仍不在。幼靜與吾兄弟計，張踪跡不可知，信息既日警，前路難行，不能復往返相覓。吾小舟行捷，遂分與耕亭，俾至年岱覓振舟，接其內人。大舟徑路前進，約相候三十里外之新塘橋。午刻舟行，薄暮到期處，杳無一舟。居民寥落，留泊甚孤。聞無錫已被潰兵焚掠。初五日加巳，候小舟仍不來，不得已書榜黏橋下，告以木瀆相會。吾行李及方處物皆在小舟，大舟反盡載耕亭行李。今既相左，有無遂不可必矣。酉刻，到潘墅，去蘇六十里。居民言，蘇州昨日已被潰勇焚燹，舟不可進。吾家與兩姊在瀆，驚惶可想。念之五內如焚。傍晚，別趁一船送至距城二十里之黃土橋，而約吾兄及幼靜俟吾常熟。初六辰刻，至黃土橋，登岸步行。前日雨後，泥濘猶甚，舉步欲跌，購路人草履著之。七八里至金黃橋，難民來者紛紛不絕。又數里至虎丘山後，繞道渡山塘河。夾岸市肆十去其九，斷磚摧棟，縱橫滿道，尚吐痰不息。步行六十餘里，久行田隴，手足盡沾塗泥，申刻始抵瀆鎮。

四月初六，常州陷。潰勇數萬人至蘇。周弢甫言於蘇撫徐有壬，願往招撫之，不果。又欲募勇千餘馳救故里，約先生同事。先生謂先安家屬遠處，再來與之驅馳。

能靜居日記：金瑞甫言，初二下午賊至時，城中官紳先一日去，僅一總捕通判一縣丞在城。老局尙餘趙純甫一人，新局闕然皆盡。城中精勇三百許人及民丁，皆結盟固守，有言降者，立磔之。是日，水師統領記名總兵曾秉忠以家屬在常城，令箭開小北門迎取，甫出而賊騎五十餘突入。民勇閉城截擊，盡殲之。益固守不下。賊度難攻，初三日射書城中誘降，常城以二十萬犒師者，當越城不攻，東往無錫。若不願降，可開東門出走，誓不相殺。城中獲書，置不答。時連日大雨，民兵嬰城固拒，晝夜立雨中不退。先是，逃將張玉良、馬德昭建議燒民房，盡擇市肆焚掠，附城者反不及。賊得潛身其內，開牆成砲眼，坐而攻擊。我兵槍砲皆不能害之。我勢漸危，日夜望救不至，城中婦女投繯湯井者，三日夜無慮數萬人。初六賊急攻，彈丸如雨，陴者皆不能出頭瞭望。賊遂縛梯登城，南北門一時皆陷。大隊入城，居民猶巷戰不已。賊縱戰一日，凡在街巷者皆死，餘闔室自盡，不可勝計。

又：初三，常州潰勇數萬人抵潞關，蘇撫徐有壬以下皆惶遽無策。弢甫自願往招撫之，輕舟至關，徧覓各頭目與約。既定，俟明日發餉安插。初四日，弢復偕長洲縣李翰文以令箭四支，銀二萬往。行至半道，遇難民來者塞途，李怯不敢進，遁返城，攜銀而走。弢持空令無所用，遂亦返。比至城，城門已盡閉，則署藩司蔡映斗所爲也。潰勇既久候撫不至，始縱掠，事遂大壞。下午，逃將大名鎮總兵馬德昭至，告徐撫，欲守城者必盡焚城外民房而後可

。徐撫遂出三令箭與之，首令民裝裹，次令移徙，三令縱火。馬部兵以三令一時出，頃刻火光燭天。徐率僚屬登城坐觀，署臬司蘇府朱鈞痛哭下城。城外遂大亂。廣、潮諸人盡起，潰勇亦大至，縱橫劫掠，號哭之聲震天。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燼。先二日，總督何桂清逃至蘇州，蘇州不納，遂率其親兵至常熟。故常熟亦驚惶遷徙。欽差和春自常逃至滄關而死。

又：時蘇州各鄉皆結鄉團。自初四日廣勇焚掠之後，齊心見廣東人即殺，甚有本省道員顏培燦避難至東山爲土民所戕之事。其風始起於橫塘。初有一廣勇方肆掠，土民獲其人，得金約指二十餘。由是四方聞風起者日數千，鄉團不勸而集，轉爲行旅之害。吾函告甯甫，當出告示，潰勇上岸滋事，居民格殺勿論，仍許給獎。該匪所有衣物，各團首存記充公。如敢掠取尺寸，事平之後，照土匪查辦，決不寬貸。如此，絕其利心，庶團有實效，否則掠兵勇不足，漸即及於難民，又不足且延及住戶。人衆聚而不可散，彼時雖欲弭其禍，不可得矣。十一日，先生攜眷避往湖州。

能靜居日記：初十，接幼靜信，知吾兄及振遠因常熟被何督兵焚燹，已改計先至太倉暫居。十一，信息大警，吾決計挈眷到太倉與吾兄見後再定他往之計。雇舟三隻，下行李書櫥二十餘藏，上下人口十六人，留家下老婦守宅。時甯甫在城，方欲集勇舉義，數書來招。吾允以家屬定居，即返蘇共事。四姊擬留居木瀆左近天宮寺前，留李甥助其料理。十二，由橫涇至花涇港，出吳江塘不得，聞前有兵，返橫涇暫避。十三，聞木瀆已被焚掠，諒四姊決難安居。六姊在湖州大錢口，四姊亦必往，因決計南渡訪之。傍晚到東山大水橋，逢一舟子，

言弢甫父子已出盤門，其家眷尚在舟中，大約亦渡湖矣。十四早發東山，三十餘里，避浪山陽中，居人吳爽樓浩延至家，煮茗待客，吾喜是地淳厚，欲居之。又念兩姊，不可不往一候，遂留家眷一舟，自乘次舟到大錢口。忽見李甥在岸上，乃知四姊一家於十三日泛至西山，欲登岸卜居，彼處鄉團不容，現尚在舟中，而遣李甥來此約會六姊，遂成巧遇。方欲進覓六姊舟，又遇其下人，知已移至湖州北門外潘公橋停泊。相將急往，傍晚到船，與六姊相見，槐亭亦在舟中。十五，再入湖，同四姊及吾家往湖州。十六二鼓，到湖州北門，與六姊家同住。

十三日，蘇州城陷，周弢甫從賊中脫歸，與先生會於湖州。

能靜居日記：弢甫奉蘇撫徐札，招義勇凡二千人，分常武、武帝與前募晉定共三軍。尙未點名發兵械，而賊已於初六日破常州，初八日到無錫。蘇常總統廣西提督張玉良一戰即潰，至蘇州，欽差和眷，總統張國樑已先死。幫辦許乃釗方遁居蘇州，力言於蘇撫徐，納張兵助守。商之於弢，弢堅執不可，備言張之不足恃。徐惶惑無定見，署蘇州知府吳雲與許意合，力慫惠納之。遂不聽弢言。十二日，張率其勇二萬人進城，分紮閩、胥、盤各門，其勢汹汹，情不可測。徐覺有異，大慮之。時在城現兵尙四千人，弢請於徐，率是勇及民團上城彈壓，吳雲復沮其議。是日晡，賊由滸關焚掠而東，前鋒及城。城中猶恃張不恐。不知是夜張已扁舟獨遁。十三日黎明，其下三江兵勇開閩門納賊，白布裹頭，先賊焚掠。蘇撫徐有壬自刎，家人死者七人。藩司蔡映斗縋城遁。辰刻，賊帥忠王李秀成疑城中有伏，亟遮留之，遂



又入城。城中紅  
是令，凡降人以  
賊中向之言，十  
見濠河寬廣，相  
躍，頌天王福大  
月中收杭城，功  
舟到杭。東南半  
者，惟姚彥嘉一

又：合省大

司查文經、巡撫  
至滬，居沙船駕  
城去。吾常紳民  
蘇撫遣人拒之。  
言常州賊急，臣  
。浙撫王有齡取  
股掌玩弄之，卒  
關。妖讖徵應

陽湖趙惠吉

十八日，先生眷屬泊周氏四姊，陳氏六姊等全家，由湖州往嘉興之西塘轉往上海。鄧夫人舉一女於舟次，名之曰苕生。陳槐亭欲問道赴杭，六姊與先生臨別依依，爲其今歲所生子三奇聘苕生作媳。

能靜居日記：十八日，四姊、六姊與吾家議先至嘉興之西塘，再謀東走。午刻，各家舟齊。時同行凡十餘姓，鄧二叔攜內弟叔度爲一家，弢甫及其二兄公執爲一家，槐亭爲一家，程子良之太夫人挈一孫一母家姪爲一家，李甥炳照及其姊妹爲一家，與吾全眷共六家。外隨從者，常州陳某一家，弢僕周慶一家，餘單身附舟者尙四、五家。上下大小男婦百餘人，凡舟十艘。是日齊泊大錢。十九，聞賊陷長興，湖州大警。二十，泊馬窰。二十一，泊烏龍濱。二十二，泊西塘鎮。槐亭之尊人挈全眷在此，遂大眾同泊。二十三，聞上海兵勇縱掠，不可行，弢擬先往探之，家衆留泊西塘候信。二十五，槐亭全眷欲赴浙，迨行至嘉善而嘉興已爲平望敗兵焚掠，遂折回西塘，與我偕行。五月朔，至周浦塘泊舟。距上海三十六里。忽幼靜全眷乘舟亦至，蓋吾兄及伊家自初五與我分手後，轉展流徙，常熟、太倉諸處，俱不能定居，復由太倉到上海。吾兄爲何督要去主筆墨。初三，放舟到滬。

五月，鄧子期先生卒於舟中。其眷屬已先數日赴崇明。李子喬在常州爲賊所害，先生令其子炳照及二女設位成服。陳槐亭挈眷由海道赴寧波。振遠、耕亭及先生之兄皆卜居高橋。幼靜全眷取道江北赴汴。先生則與弢甫兩家卜居崇明。

是歲，宋于庭卒，年八十四歲。先生於春初嘗以悔廬府君行狀爲請，竟不及成文。

是歲，撰外藩建置氏族輿地沿革考，與周弼甫論墨水書，閱魯孫印譜序，崇明防患說。是歲自七月十八日起，續讀後漢書。又讀韓詩外傳、尉繚子、聖武記、乾隆崇明縣志、南城記、西域水道記、南西廂記、傷寒懸解、千金翼方、金匱心典、素問精義、金匱玉函經、徹悟禪師語錄、無隱禪師語錄等書。

### 咸豐十一年辛酉 三十歲

歲初至上海，晤粵東潘德輿都轉仕成，見漢趙飛燕玉印，面作「倜仔妾趙」四字，趙字作鳥篆，意合飛燕名義。玉質純淨無點瑕，方今尺一寸、厚三分，上三刻鸞紐，精美無對。向售龔定齋祠部自珍家，價五百金。後與他物俱質於潘，價甚廉。龔竟無力贖之。

先生素治靈素之學，在滬爲親友診疾，皆應手愈。湘鄉左孟辛樞之太夫人病，屢延先生診治。孟辛欲以藏硯爲贈，出其所藏五硯，屬先生任擇其一。五硯者，一楊鐵崖嬉春之硯；一左蘿石硯、後歸趙秋谷；一曹秋舫物；皆端石。一王海石物，一有王阮亭及同時人題，皆澄泥。先生取左蘿石一方，笑曰：此左趙相禪故事，今復奉行，當爲異日藝林佳話。復爲製銘曰：「蘿石石，秋谷有。反而覆，率由舊。」

閱肆，見南宋本張狀元九成孟子傳又宋刻巾箱本荀子。又見洪氏刻行書四種。

能靜居日記：天父聖旨一本，記賊中僞託天父下凡所說，言語鄙俚不經，皆託東王口中傳出。其初起事以前一本已失去，此本係在平山之後以迄破金陵之時。初所言，皆籠絡人心

而已。比至金陵，則楊秀清日驕，往往假託天父下凡，肩輿直至洪秀全宮內。癸丑冬十一月內，竟傳旨欲責洪逆四十。洪逆忍受，不敢求免。大眾哀乞始釋。其事因洪逆過責女官而起。而天父下凡皆在楊逆府中之女官楊水嬌口中說出，蓋楊逆暱水嬌，而水嬌庇其同類，故有斯變。楊逆之跋扈僞朝，固洪逆之假託妖言，授人以柄，然洪逆堅忍不怒，其足以圖楊而殺之，蓋亦驚狠之極者矣。

欽命記題記一本，其取士程文。其題目皆具節令，凡七節。有云太兄即耶穌升天節記，太兄暨朕登極節記，東王升天節記等類。未有幼主與天王兼稱，蓋即洪逆之子而亦與聞國政者。此書庚申所刊。王長兄次兄親耳親目共證福書一本，與天父聖旨一類，鄙俚尤甚。庚申七月刊。資政新編一本，賊族洪仁玕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較明白，其中所言頗有見識。一曰風風類，言中國民人浮侈之習難以法禁，惟在上者以爲可耻之行，見則鄙之忽之，民自厭而去之矣。二曰法法類，皆是效法西人所爲，其欽折外洋，殆爲心悅誠服，而於夷情最諳練，所有在滬西國教士皆列名其上。此皆兩粵人習染年深，視外邦如神明，然其長處頗能變通用之，亦未可抹殺。三曰刑刑類，以爲用刑當體第六天條弗殺之義，凡人重罪惟當弔死云云。以此觀之，其人亦尚仁恕，非暴虐之徒。此三類，每條上皆有洪秀全批云，此策是也數字。聞洪仁玕在賊中甚得權，其人亦粵西人，與逆同族。曾入縣庠，滋事斥革，後投賊中。其未至金陵時，曾到上海留數載，故夷情最悉。

夏六月，與童問漁諸人結盟，互易庚帖。

童和謙今名椿，字平父，號問漁，行八。道光四年乙酉正月初二日酉時生。湖北武昌府江夏縣人。祖籍浙江會稽縣。

王瀚原名利賓，字子九，一字仲蘅，號蘭卿，又號嬾令，行四。道光八年戊子十月初四日戌時生。新陽縣人。

王汝桂號燕山，行四。道光九年己丑四月二十八日辰時生。江寧上元縣人。

左樞字孟辛，號意軒，行一。道光十三年癸巳五月初三日午時生。湖南長沙府湘潭縣人。

魏彥字般仲，行二。道光十四年甲午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湖南寶慶府邵陽縣人。

左樹字仲敏，號大樹，行二。道光十六年丙申四月二十一日亥時生。

湯裕字衣谷，號重夫，行一。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時生。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

金眉生都轉安清因鹽務事請先生往說曾公出奏。時曾公以兩江總督駐東流縣行營，先生以六月二十八日由滬乘輪往，七月二十日抵東流。謁曾公。公問能留營否？先生告以有湘、楚之行，歸後當即隨侍。

曾文正公日記：廿日午刻，趙烈文惠甫坐火輪船自上海來見，攜有薛中丞信、李眉生信，言以夷船拖帶民船，連淮鹽至漢口上游皖鄂等處，只許抽釐一次云云。與之久談。

上書曾公言事。

曾文正公日記：惠甫上條陳一篇，識解闕遠，文辭通雅，逸才也。

上曾滌生大帥書：某年月日，治下陽湖縣民國子學生趙烈文，謹言之節帥制府大人閣下：某不自鯁淺，好聞外事。自冠年以來，遭世傾亂，竊伏衡茅之下，側耳而聽當世攘安之術

，所以弭禍之方。嘗有所聞，輒私心竊嘆，以爲當如是耶？顧以微末，不敢陳議。而思念其故，恒至不食不寢。乙卯之歲，始荷枉聽，猥見寵召。進接明論，退見施設，喟然傾心。會丁大故，以是不獲趨走。今者來軍，閣下虛延之心，勿替往昔，下士之微，便抗賓主。雖桓公之進登，亦何踰於今日，某之謏劣，不副雅義，退自循省，輒用慚仄。方今大亂已構，宇內雲擾，賊徒百萬，稱王十數，跨州連省，糜爛疆域。島夷乘釁，窺伺利便，輕蔑華夏，有囊括之志。加以新遭大故，國疑人懼，會豪魁桀，益生異心。世事亟亟，雖今之塗炭，殆尙爲亂始，而非禍之窮期也。閣下負世高望久矣，名臣梟將，半自汲引；雄都大郡，連建克捷。而口無多珍，身無重采，家無封蕃，己無便安，秉火而起，夜分而臥，身率士卒，寒暑無間。聞者感激，見者慨動，聲稱洽乎遐邇，節概震乎當世。當此之時，恢六合，奠八紘，非閣下其安屬！是以東南水火之民，舍近求遠，輟食而念，企踵而望，顧旌麾之我后，或歎歎而咨怨。度閣下聞之，當亦太息不忍也。慈君勤軫斯民，思欲安之衽席，必料天下之大勢，籌其全機，禍之所生，患之由起，孰緩孰急，何利何害，了然心意之中，而後因疾投針，適痛致餌，而後沈痼可起也。今長髮之焰廣矣，然其技長於守而短於戰，堅忍而不能飄疾，坐踞千里之地，有整齊之術而無維繫之方，政渙人散，外合內離，是足以病我而不足以傾我也。擒匪器利技精，馬騎千群，發如飄風，集如急雨，然兇滔惡虐，無自成之心，是足以亂我而不足以病我也。西夷政修國治，民力富強，上思盡理，下思盡能，人人奮勉，好勝而耻不如。於中國之政務、民志、險阻、風俗，今日一圖，明日一說，思之惟恐不明，見之惟恐不

審，搜討經籍，繙譯傳布，孳孳矻矻，無或間已。其志不在小，國家之患無有甚於是者。又方其說盛行，使遂感侮華夏，汨陳典籍，乃含生之所共耻。而其患非獨一世也。今多傳言，英、法力敵世仇，花旗國僻衆少，所患惟一俄夷。以今勢論之，固然。然而天不可知，勝不在大。要之，西人無國不強，無人不銳，誠當世所宜日夜留意也。中國好尚虛文，習用苛禮，雖治世猶不能免，而外方專精簡一。夫文多者內必寡，事專者力必優，故三代之中，中外之勢常居不敵。天意欲開通六合，自葡萄牙入居粵邊，歷祀四百矣，非一旦夕之事也。閣下崇獎王室，撫安中外，思難豫圖，是亦有道，不可不講也。光武答臧宮請擊匈奴曰，傳聞之事，恒多失實。此誠明主之言。兵志有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夫兩軍相當，猶重耳目，安有敵國在境而可不察者哉！歷世以來，輕信妄言，以敵邊釁多矣。始則視之如犬羊，不足一問。終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實。倏戰倏和，一彼一此，覆轍之敗，千古共蹈，有志之士所以椎心飲血痛恨者也。夫夷人非異人也，術非異術也，反其所爲而用之，其效可必也。今言知夷者有之，皆道聽塗說，揣摩其簡編不可盡信之言，以爲譚資，其實無裨益也。必求通夷言習夷字數人，置之左右，再求曾至外洋，其人通曉明白者，叩其底蘊，庶幾十得其五矣。近則於我之各口海關與夷相涉之署各置數人，彼之各夷館夷署幕友羅致數人，酬以薪資，使每日每事彙報。耳目既廣，更以深心察之，而後夷事可大略盡也。更能募通敏精悍之人，給其厚資，使由夷舟歷至各邦，遍求其政治風俗、記載簡籍、山川險易、賦入多寡，所以強弱之故，以出入參較，則見聞必真。用夷之道，還施於彼，其事亦易，非甚難爲也。

與夷文告往來，必劑酌盡當，務求真實。國產爲命，見重鄰敵，不可以細事忽之。而必內修兵實，簡厲卒將，求己之道，事之最先，非可言語盡也。事豫則立，夷患今雖不切，然長江千里，與敵共險，其出入之地，包舉吳、楚，不早務知其本末，事至後圖，雖速何及！以愚揣之，西人之情，其俗雖勇鷲善鬥，而進必思萬全，且稱尚禮義，所謂南方之強，非夫爭利忘患，忿不思難者也。我之力內足以戢其驕，更得其情以御之，必將弭服。保邦已患，非奢論也。如是而外侮既緩，吾得以盡力於羣盜，外內之次，井井不失矣。若平賊之宜，攻守之局，閣下董督鷹揚，十年於今，籌之既熟，更何待於鄙論。然瞽不忘視，跛不忘履，苟有所識，猶願言之。逆賊蔓延半天下，死者千萬，糜帑巨億，神鬼慘黯，二曜改光，蠹賊之訖，可謂急矣。論目下之勢，兩江之境，賊竊其中。所餘江蘇松屬數邑，地卑勢蹙，非用武之地，有巡撫、團臣駐之；揚、鎮、高、寶，有都、巴諸帥；皖北鳳、潁有袁、翁諸帥；皆非糜節所能進退，可無論於今日也。江北之通、泰各屬，千里之廣，財賦之藪，南師無一卒之守，此可輕師先駐，據爲形援，兵之爭地也。皖南二郡十餘縣，大兵萃之，水師下之蕪湖，長江不通者三百里耳，兵之要地也。西省全界，聊云完善，而地勢於今在後，兵之內地也。明閣下以江西爲堂室，以安省爲門戶，倚兩楚之重以爲後援。今聞簡練水師，欲直趨裏下河以收外府之利，動合機宜，此有識所共心折也。而計謀卒未能合，功效卒未可明者，力少而勢分也。破賊不能無兵，用兵不能無餉，當此民窮財盡，羅掘無所，已有不給之勢。使兵交不已，殆不僅然也。光武之在河北，百官以升斗給廩。魏武軍用空乏，至以桑樞自濟。方之於



今，奚啻有甚。不以源流未絕之時，遠爲徹桑之計，亂一日不已，兵一日不息，民力日困，土地日蕪，蓋意料所及，不可幸其未然也。論富饒無他術，近在征商，而遠在積穀。夫有土斯有財，二者皆有，安土保民，而後利可興也。就征商而論，以爲必嚴固疆宇以保之，通利道路以行之，薄其賦歛以徠之，一其征調以安之，使皆欲行於吾塗，藏於吾市，斯不患財貨之不充矣。夫重爲之防護，必有所費。輕爲之取入，必有所損。兩者若於餉有大害，然而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是非倉卒所能譚也。至於愚下所見，兵勢先後，其說更類迂妄。夫非常之務，不可襲常人之規。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攻所不守，守所不攻，避堅擊瑕，誠千古之明論也。而後世遵用不由一端者，寬拙有異勢，強弱有異情也。我之勢倍於賊，兵多食充，五攻十圍，有征無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陳師誓戒，鳴鼓會衆，取其所必守，奪其所必爭，是正兵之謂也。力不強於賊而不能不與之爭，餉不饒於賊而不能不與之久，則宜擇要而守，伺隙而進，多其間諜，重其購賞，得間即乘，使無暇爲客而但爲主，無力進取而但自全，然後東西齊進，蓄銳而逞，是奇兵之謂也。二者不同，皆攻兵也。而善者必先言守。譬如木之根固而後枝葉暢榮，水之源積而後流委充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兵之要也。古云能守而後能戰，夫開門逐賊而不固其內藏者，智者不爲也。自軍興以來，至於金陵之局，其事大可嘆也。興十萬之師，以頓堅城之下，至於八年之久，而蕪、常重地無一人之足恃。勞兵增築，一敗而并完善之區盡成焦土，遺骸覆野，流膏充渠，慘恨痛毒，夫豈可言！方其連營二百，穿濠百里，豈不謂功在頃刻哉！憚攻薄之險，專恃圍壘，思拱手以待成功。歲月

既久，將驕而黷，士怠而嗟，逆援之來，望旌思潰，全師崩壞，勢如決水。夫兵聞拙速，未覩巧遲，斯之謂也。今東征之師，謀力咸效，十年堅守，一旦而下。元老壯猷，介弟神勇，江、皖遺庶，喜涕並至。某嘗聞之，將位高則易驕，士金多則易怠，所獲或不均則易怨，有是三者，愚鄙多慮，反用轉側。古人每勝輒懼，明閣下志務廣大，諒有同心也。聞當乘銳東舉，進攻合肥。斯地南憑江湖，北帶淮、泗，狂寇之窟穴，而形勢之所必爭。又克皖三旬，賊氣已定，此亦不易圖也。我之師徒殫力於前，深慮猾盜必將觀釁於後。江、皖東境，與浙衢、嚴及寧郡相錯，在在可乘，有如蜂穴。又蕲、黃之賊方在吾後，增兵則不勝其餉費之多，仍之則攻守不給游奕，應救則有道路之疲，一不逮而吾之境內復在蹂躪之數。逆焰旣騰，居民四散，地不可保，而餉無籌。是吾徑路未夷，而寢堂已毀。斯寇亂十年，賊勢常易，而我勢常難，職是故也。爲今之計，以爲當繕固完地，興起吏治，地之要而民聚者急之，民多而地不要、地要而民不多者緩之，地不要而民少者後之。通計現有要城幾何，嚴擇才識之士，令自保任，不論資限。使之自募壯勇，簡汰額兵，變更其法，務取可用。招還流民，糾合忠義，團結鄉邦，立砦要害。地賦所入，或全或半，暫以資之。非常之賞，必至之罰，以耀乎其前，督乎其後。蕩棄文法，一切觀效。尤要連絡三省大吏，破除彼此之見。務求忠賢，與之協德，講求守法，上下交厲。如是則久至一年，速至六月，設守可備，無內顧之憂。兵食日以充裕，而可盡力於攻取矣。外則簡練銳師，以當其表。遣一陸軍由衢、嚴以抵浙杭，衝賊左肩，爲浙之援，而維蘇、松之人心，使無絕望。淳、遂以東，千人分守，以通聲勢。

遣一水軍由長江直趨通、泰，沿江設守，東盡海門，擬賊右肩，爲揚之助，而維常、鎮之心，使無絕望。外江水師，絡繹上下，以通聲勢。大軍自居安省，偏師南擾寧郡，北擬廬州，使賊不知所備。更一將之兵與楚師會靖蘄、黃，使賊無擾吾後。如是而賊無可乘，進則無利，退則日蹙，形竭勢見，必將有變。迨逆勢既窮，吾力益厚，然後徐議攻復。必先掠其下邑，奪其徑路，爲披枝傷根之計，而後可以集兵大勦，一舉圖勝。此今日之大略也。夫將校之臣，行間之士，思欲耀功疆場，以戰勝攻取爲高，斯可矣。闔下邦之大君，民之宗主，天下之所繫心，必思保民之方，使子遺之民勿更一人不得其所，是乃盛德大業，無與比尙者也。且內不足不可以圖外，守不固不可以言攻，猶拳勇技士，立足未堅，則不可以取人，明闔下之所知也。舉三省數千里之地，而以數萬人兼攻守之役，東實則四虛，前堅則後瑕，地廣則兵愈單，險多則防愈急，捉襟肘露，納履踵決，又明闔下之所憂也。籌全局之利害，討兵食之二源，而不亟求完固之術，未見其可也。守者非徒一端，守城守鄉，各適其用。團練之舉，誠今世垢穢之地，然愚終以爲未可竟廢也。國內之匪徒亂民，與外邦之蠻不同。人衆素不多，餉資素不積，驅民以爲兵，因糧以爲食，故轉戰千里而無齎送之勞，戮死百萬而無準酌之慮。是以賊利流掠而不利踞守，官利固圉而不利捷獲，利害之大較也。自古民亂紛擾之時，各築塢壁者有之，舉宗自保者有之，搶攘之中，卒多全濟，而賊往往受其弊。何則，寇掠無所則苦飢，裹脅無所則苦弱，其勢然也。今之賊，自三年以來，儼然有自王之志，殺戮未極，所至城守，受貢責賦，城民四散居鄉，迄今安全者尙十七，斯近古所罕有，盜之異者

也。然僅金陵、皖省及他都會，彼欲以結人而已，餘諸經過之地，擄掠裹脅，在在不免，故於鄉團畏忌特甚，慮絕其兵與食之源也。舊年浙之歸賊，爲團人截殺過半，及破句容，溧陽而後復振。比至營下，衆號十萬，一撲而和軍爲之奔散。使句、溧有團，賊且不得至，何能破吾軍邪！某之鄉，蘇郡常熟，常郡無錫、江陰各村市，後皆義民自起，迄今猶在，賊未能如之何也。雖皆不足言，苟得其人，按法以守，其效不僅是也。燹後各邑，皆客遷商販居其中，土著豪右，半在郊藪。賊之焚掠，城多鄉少，死者亦城多鄉少。邇來官兵攻戰日強，賊守將不支，不支則踞城必將改爲掠野。故言守於今日，鄉團實急於城防也。夫假團練之名爲囊橐之計，官紳四出，首言集資，所欲既充，脫然遠引，更易一人，再爲肥削，餘民有限之膏既罄於賊，而復盡於團，是不獨慈君之所痛恨，即亦某所不忍聞也。然因噎廢食，君子所戒，團之中有真有僞，有公有私，亦猶戰守之有力有不力，不可一概論也。上之政廢刑弛，夫何人之可恃。上之賞明罰必，亦何事之足疑。閣下忠蓋蓋世，引勞於己，推逸於人，身自勤苦，暴露風雨之中，知今之官吏紳民，不足多任。邊方有警，近者分兵守之，遠者馳兵救之，地方之職，有供億之任，而無保障之責，某愚，誠以爲不可也。今民方日處虎狼之吻，爲之牧者猶得蒙難苟安，委過軍帥。夫食祿共患，被寵均責，古之通義。使下功則戴賜，過則蒙寬、厚賞而薄罰，甚無謂也。今人非盡駑駘，有騏驥之乘而不設以銜策，雖伯樂不能使之翔步。誠宜求才能功利之士，任之專一之權，守鄉任鄉，守邑任邑，其有欺詐或功效不立，立與論抵。如是而下不恭職，境不安定，封界不固，未之有也。誠知承乎已久，文網寬弛

，縱欲繩切，而事權不一，稟命不武。顧念當今之世，王綱傾覆，民生幾盡，忠臣腐心，義士切齒，所望雄略，與時轉移。若一切因仍，雖吳、白復興，何裨斯世！古人戡亂救危，削平大難，必資收羣力，而後可以集功名大事，無忠貞一德與共安危之股肱而克濟者，未之有也。今上當求公忠同志之友以任方牧，下當求清勤不二心之佐以處郡邑，外當求勇猛輕死之將以資軍旅，內當求明識遠利之士以參帷幄。四者闕一不可也。大行先帝知方岳權輕不可以集大事，故每奏陳，未有不納。宜奉聖意，稍以便宜割斷，以救焚溺，是亦後世之所諒也。抑更有請者，閣下愛賢好士，天下之所共知也。遠者可無論，第左右人士屈指可數者，士負闔下耶？抑闔下以爲無益而棄之也？儒者信迂緩不切事理，然求通達之論，孤鯁之節，舍此不獲也。使斯之人恒得清議出入，令天下曉然知閣下之虛納，已將有裨政治，況集思廣益，未嘗無補耶！叔季之人，匿實盜虛，外記高雅，內急私利，士情之所恒有。閣下更事既多，識人既廣，隱遁容飾，洞若觀火，可謂明矣。然某愚，以爲知之不難，而忘之實難。泰山之高，以其不棄糞壤。滄浪之大，以其不拒濁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囂，凡其器能略過儔輩，咸思奮自樹立，四顧以求因依，真偽雖不一端，未嘗無也。苟非賢傑，以天下爲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誠無求，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來爲吾用耶！是以明君給人之欲，不失其意，責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爲得君，頂踵思效。合衆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與人共患難之際，而務慎密於登進，殆自孤之道也。謂宜多儲廣納，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誤濫，則亦爲損甚微，而以獲好賢之稱，利甚厚也。軍

旅之間，一技不沒，有道以御之，孰不思盡其力！況賢否之分，不可倉卒，士有造次傾動，亦有闐然口章，觀人之難，及久而後可盡也，故曰賢主求才終日，及其得人，不出閭巷，信篤論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賢自助而已。而士恒偃蹇不樂者，徒以既出則當分人之憂，非榮寵安樂已也。自後世志節凌夷，以干謁爲進身之階，一登仕途，有利無患。於是游談人士，爭扼腕而言利害，衡石程書，猶不可計，是使周公在今，亦將爽然而廢吐握，何論餘者！閣下奮其勇智，矯世違俗，懇誠拳拳，千里之外將共興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幹之士，以佐不及，寬以納才，嚴以責效，是實安危之大端，治亂之所存也。夫士方盡忠，而視爲奔競，某嘗思之，以爲大辱。故瞻謁當世貴位不一二矣，未有片言之喋。茲之妄論，毋乃喪初。誠痛大亂無已止之時，而世鮮保民之主，武臣擁兵專土，務求近功以濟私慾，取材者以猛悍爲急務，求榮者以鋒銳爲立言，非以已亂，而且以益亂，此古人痛哭流涕而興歎也。平心論之，如閣下者今當幾人！閣下不爲民依，遺黎復安所望，某自顧薄弱，世事非所堪任，遭際大賢恢廣之度，深惟昔聖失人之旨，庶幾愚慮一得，荷明識之採擇，斯某之區區所以自效也。又今所云，皆閣下所不樂聞，非敢立異也。使言皆用，安用多費楮墨爲矣。無能之人，恒自謂能，以某方之，無乃斯類。然使言之而當，冀匡裨於萬一。言之而不當，猶無損於高明，而足以顯兼容之量。故某罔所忌憚，傾臆而出之於閣下之前也。臨書悚虔，敢布四體。某惶恐再拜上。

按方怡趙府君墓志云：「嘗與曾公論交涉，謂宜遣使如漢，宋故事，庶得其要領。公以

入告，今之遣使分駐，實創議於此。」即引此書中語。

八月十一日，曾公移營安慶，先生亦命舟隨往，守風不果行，至二十三日始達。

胡潤之宮保林翼病篤，致書曾公，約歐陽曉岑兆熊往診。曉岑必欲先生同行乃去。先生素慕潤師名，欲藉與一面，因允之，約月杪即行。

在安慶與莫善徵、王霍生結盟易帖。

莫祥芝字九經，又字善徵，行九。道光七年丁亥十二月十七日辰時生。世居貴州都勻府獨山州北兔場，現寓遵義府城內朝天街。

王積懋字小普，號霍生，行四。又行二。道光十一年辛卯二月二十日午時生。湖北武昌府江夏縣人。

能靜居日記：余爲王霍生求事，滌師問：何從識之，此人無雅韻，以何事見賞於足下。余曰：初到東流，知係王廉普先生子，廉普先生與先君安徽同寅，故以世誼往還。一日并舟而泊，聞渠號哭甚哀，驚問何事？則廉普先生忌日設祭也。時終喪已四五年，烈見其至性有異，遂與定交。師曰：此與吾賞拔毛季雲同一轍。

九月初四日，至潯陽，聞曾季圃因冤譴自刎死。胡潤之宮保亦已於前月二十六日逝世。遂罷鄂游。

初五日，內湖水師後營統領丁燕山義方招先生暫寓其舟，因作匡廬之游。登五老峯，宿白鹿洞，遊栖賢寺、三疊泉、竹林岩、木瓜洞、惟歸宗寺以阻雨不果往。

陽湖趙惠甫先生年譜

三八

十月二十八日，至長沙謁恭毅公祠，訪曹鏡秋、耀湘、吳南屏、敏樹、郭意城、岷燾、劉子迎、諸人。時子迎奉川督駱公奏調，將入川襄理軍務，欲薦先生於駱軍門；先生笑謝之。

訪何子貞、紹基，觀所藏張黑女誌。

十一月二十二日，自長沙發舟回安慶。

十二月初三日，守風荊河腦。

是歲冬，曾公特片保舉人材，稱先生博覽羣書，留心時務。同保者五人：周弢甫、方元徵、劉開生及無錫華若汀、徐雪村、壽也。

方怡趙府君墓志：朝廷命曾公舉人材，公以先生等六人應。有詔令咨送曾公大軍錄用，遂居幕府。

是歲，作慎說一首示翼慎甫。又作三十初度詩、上海至崇明道中七絕六首、上海至東流途中記遊七絕二十餘首、答贈吳南屏七古一首、題陸子長南遊圖卻寄長沙七古一首、赤壁放歌七古一首、上海城西大境看桃花作少年遊一闕、左氏席中聞笛作滿庭芳一闕。

是歲六月朔，讀後漢書訖；續讀三國志，至十二月初八日而訖。又讀呂氏春秋、法言、文中子、元經、漢紀、明良記、北窗瑣語、顧曲雜記、樵書初二編、平攘錄、邵氏聞見錄、武林舊事、老子集解、方望谿文集、王船山書經稗疏、思問錄、宋論、素靈微蘊、長沙藥解、妙法蓮華經諸書。



## 同治元年壬戌 三十一歲

春正月十七日，返抵安慶。即留居幕中。

三月，乞假往南昌省六姊病。四月初歸棹，遊歸宗寺，登黃巖觀瀑。十四至湖口，遊石鐘山。十七日抵安慶。

夏五月，爲張子畏觀察寅作燹餘稿序。子畏旋即病卒。

秋七月二十三日，周弢甫以痢疾卒於上海。先生聞信，即於寓廬設位哭之。作哭弢甫文。時弢甫家屬在南昌，先生迎之居皖。

七月二十四日，幼女蒼生殤。

冬，至上海晤蘇撫李少荃。

能靜居日記：滌師言李少荃在東流安慶時，足下常與共事，不意數年間一闊至此。余曰：烈元年冬到滬，少帥猶未即真蘇撫，邀烈坐坑，固問老師處有人議鴻章者否，意甚顚顚。不一月實授，從此隆隆直上，幾與師雙峯對峙矣。師曰：湘淮兩軍之始末區奧，足下殆無不洞若觀掌矣。

冬十二月，葬外舅鄧子期先生及姊夫周弢甫之柩於如臬縣西來庵之東北。金眉生留先生在泰州度歲。除夕作和陶詩六章。

是歲二月，與朱筱山易帖於安慶。十月，與繆公述易帖於上海。

陽湖趙惠甫先生年譜

四〇

朱作霖字著春，號筱山，行一。道光十四年甲午三月初四日吉時生。江西廣信府上饒縣人。寄居玉山縣城內大街。

繆星適字稚循，一字公述，別字芭陞，行二。道光十四年甲午八月十七日吉時生。江蘇鎮江府溧陽縣人。

是歲冬，先生以縣丞保絃。

是歲五月，始讀晉書。又讀淮南子、家語、曲洧舊聞、夢溪筆談、東京夢華錄、辟邪實錄、長沙樂解、嘉靖以來首輔傳、程伯專文集。

同治二年癸亥 三十二歲

春正月元旦，與金眉生易帖，並題其所藏湯貞愍、戴文節畫扇。

金安清號眉生，行二。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十一月二十九日吉時生。浙江嘉善縣人。寄籍順天。

初三日，自泰州回安慶，汪燕山同行。初九日，過江寧，介燕山謁曾沅圃中丞國荃。時中丞以浙江巡撫率師圍攻金陵，允留燕山在營差委。二十四日，抵安慶。

三月十四日，鄧夫人生一子，乳名清爐，後改名寬，字君閔。

曾沅圃中丞欲招先生往，先生以賦性疏拙，無裨世用辭。曾公堅屬一行，因以四月往。

方怡趙府君墓志：請於忠襄公，造漁具以給江上難民，設局收養諸婦女，所全活以萬計。

。是時軍帥都興阿奏請封江，南民之避賊役者不得進退，率窮餓死。先生言之蘇撫，禁乃弛。歐陽曉岑欲謀刻王船山遺書，計需費四千金，屬先生懇懇沅圃中丞倡議。中丞允獨力舉辦，並許多金爲加工精刻之費。

秋七月，中丞命先生擬保舉人才一摺，共五人。郭岷燾、周開錫、成果道三人，送部引見。易孔昭、管樂二員調營。又一片，專保黃冕。既脫稿，又欲增改前段，添入本營內保舉七人：劉連捷、彭毓橘、陳湜，皆當一面之才；易良虎、羅麓森、彭椿年，皆長吏治；趙烈文可備顧問之選，候聖主採擇云云。而先生名下考至二十餘句。先生以本營人太多，且考語濃重，恐初次奏事不宜。且自以畏名特甚，前歲相國特保後，旁人均相嫉忌，幾成怨府。今不敢復爲衆的，苦口力辭。中丞堅執不允，且云此摺實藉君爲重。先生無可致答，因請刪考語數句，亦不允。八月初一日，奉廷寄，所保各員均交軍機處存記，候旨擢用。冬十二月，汪燕山卒於營，先生護送其遺柩還如臬。

是歲，曾公接上諭，各處特保之十四人俱發往江蘇，以知縣用。先生名亦在內，蓋忘先生爲蘇人也。

曾文正公日記：十二月十五日接部文，將鄭珍、莫友芝、鄧瑤、趙烈文、成果道、向師棟等十餘人發往江蘇，以知縣用，因中外臣工先後保奏也。

沅圃中丞又於石澗埠解圍，克復巢縣、含山、和州、江浦、東關、銅陵關、雨花台、印子山、上方橋、江東橋、九洲洲各城隘案內，以一器量閱深，調度有法，實屬尤爲出力。保舉先生

，免送本班，以知縣留於浙江補用。會同曾公及官文李鴻章二中丞於十月十二具奏。奉旨允准。是歲，讀易略例、易正義、墨子、維摩詰經、大金弔伐錄、張太岳集、校邠廬初稿諸書。

### 同治三年甲子 三十三歲

曾公以江蘇爲先生本籍，欲咨請改授。先生亟馳書謝之，蓋此咨一達，必仍改歸浙江，若奉旨發往，勢難不去。先生既乏宦情，而浙江又當時所視爲畏途者也。復請沅圃中丞於家函中代阻其事。中丞笑曰：「君才識器局，規模已見，終有捉將官裏之日。雖高尚，無益。」復引劉霞仙中丞相擬，言志趣堅定相似，而通達過之。先生遜謝，且對曰：「世路未夷，人心頗僻，中堂及公尙思引退，況在草茅而敢一試耶！」

夏六月十六日，官軍破江寧城，恣意焚掠。方山民人生擒忠王李秀成以獻，餘黨悉遁。

能靜居日記：六月十六日，破江寧城。申刻將盡，忽報中丞回營，余偕衆賀。中丞衣短布衣、跣足，汗淚交下，止衆弗賀。出傳單示余，命作奏。因即擬摺稿一件，中丞及楊制軍、彭侍郎會銜、中丞前奉旨，令克城之日，與楊、彭共奏故也，入內呈交中丞手。酉戌間，望城中火光燭天，聞各軍入城後，貪掠奪，頗亂伍。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廡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余恐事中變，勸中丞再出鎮壓。中丞時乏甚，聞言意頗忤，張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聞缺口甚大，恐當親往堵禦。」中丞搖首不答。至戌末，見龍膊子至孝陵衛一帶放砲，知有竄賊，時城雖復而首逆未就擒，悍黨李秀成、林紹璋等咸

不知下落，大事未爲了。當余復於臥榻搖中丞起，請派馬隊要截。中丞不以爲然，臥良久，起張燈，取余所擬奏稿增刪略盡，錄出一通，復命彭椿年擬一稿，並屬余商酌。余言回老營一層不必提，且諸將戰功此次既係奉旨僅奏大略，則隨摺應保人員，皆當由中堂續再詳奏。中丞曰：「不必取巧，似近諱飾。至各將功績，我處不奏，中堂必不肯詳告，是負諸人矣。」皆不允。遂發繕寫，而自復臥。至四鼓時，城北來報，有馬賊二百餘，步賊千計，假冒官軍衣裝，並攜帶婦女，從缺口冲出。守口者崑字及湘後、左、右營，精銳大半在城內未返，餘皆疲頓，不能阻之，僅殺數十人。出城後由孝陵衛福字李泰山、節字蕭孚泗等營卡門出，亦莫敢遏。其衆投句容路而去云云。報者不敢驚中丞臥。余以意度之，僞僞必在其中無疑。余時觀文案諸友繕摺未竟，聞報不禁浩歎。中丞與彭毓橘正閉門酣臥。急叩門請之起，商定摺內增數語，爲後來地步。中丞稱善。并飛札馬隊營官伍維壽追剿。

又：蕭孚泗在僞天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僞忠僞係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營內。伊既掠美稟稱派隊擒獲，一文不賞；又疑忠僞有存項在其家，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鄰居亦被牽曳，逼訊存款。致合村遺民，空村竄匿。喪良昧理，一至於此。

又：初擒忠王時，中丞親訊，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余急諫止，遂命收禁。至二十五日，中堂自皖至，又詳加審訊。七月初六日，始正法。始收禁時，余約周閩山書功至其處，與談甚久。自言廣西藤縣人，年四十二。初在家甚貧，燒炭爲業。洪逆至廣西誘人入會拜上帝，從者甚衆，皆呼之爲洪先生。渠起事時即被擄脅入內，在石達開部下。至金陵七八年後

，始封僞王。問：「在僞朝亦知其不足恃耶？抑以爲必成也？」曰：「如騎虎不得下耳。」問：「何不早降？」曰：「朋友之義尚不可渝，何況受其爵位！至於用兵所到，則未嘗縱殺。破杭州得林福祥、米進朝，皆禮之。官眷陷城者給票護之境上。君獨無所聞乎？問：「事或有之。然部下所殺視所縱者何啻千百倍蓰。爲將者當令行禁止，如爾者，安得無罪而猶自言之耶！」曰：「此誠某罪。顧官軍何獨不然。」余曰：「以汝自負，故與汝明言，使汝醒悟耳。軍中恒情，豈責汝耶！」又問：「十年秋，爾兵至鄂省南境，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撤矣。一聞鮑帥至，不戰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隨處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時得蘇州而無杭州，猶烏無翼，故歸圖之。」余曰：「圖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數千里無功，始改計耶？且爾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煩汝耶？」曰：「余算誠不密。先欲救皖，後知皖難救，又聞鄂兵強，故退，抑亦天意耳。」余又問：「洪秀全今年甫死，三五年前已見幼主下詔，此何禮也？」曰：「使之習事也。」余又問曰：「城中使今日不陷，尙能守乎？」曰：「糧盡矣。徒恃中關，所入無幾，不能守也。」余曰：「官軍搜城，見米糧尙多，曷云無食？」曰：「城中王府尙有之，願不以充餉，故見絀。此是我家人心不齊之故。」問：「汝今計安出？」曰：「死耳。願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散遣之，免戕賊彼此之命，則瞑無憾。」言次有乞活之意。余曰：「汝罪大，當聽中旨，此意非統帥所得主也。」遂俯首不語。

又：滌師言「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

，吾直無地置面目。足下在彼始終歡契乎？」余曰：「初至，隆禮太甚，使提鎮公服持帖迎接。在彼年餘，尙無間言。惟收城之日，因爭先遣馬隊斷路，及勸沅帥重赴缺口彈壓，十九日李秀成生擒，烈請緩其刑誅數事，頗拂意，旋亦釋然。」師曰：「舍弟豈容直言，左右皆彭椿年之徒，欲治得乎？」又言及沅帥收城時事，師云：「本地人尙知感激，若非各營及統領獵取無厭，豈非萬全美事。」余曰：「沅已實無所沾，但前後左右無一人對得住沅帥耳！」師云：「沅浦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內之人，事體安得不糟，見聞安得不陋。」余曰：「沅帥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實子女玉帛，無所與也。各員弁，自文案以至外差諸人，則人置一篋，有得輒開篋藏納，客至則傾身障之，醜態可掬。」師狂笑曰：「吾弟所獲無幾，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二十六日上諭，以未見續報攻破僞城，恐有中變，且以中丞大局粗定之時，不當遽返老營，辭氣頗嚴。營中人咸歸罪於先生前摺文字之疎。然摺稿實中丞手定，非先生之罪也。

能靜居日記：聞外營諸人言，此次廷寄甚嚴，由於前摺云僞城甚大之故，以爲余罪。按旨中以中丞遽回老營爲責。彼時中丞初歸，余見各營紛亂，恐有中變，諄諄勸之再出彈壓，大是逢怒。余原奏稿寥寥數語，並未敘及回營一層。中丞親筆稿逐細詳敘，始有趕回老營之說。及後又屬刪定，余力言此四字可去。中丞佛然，以爲不必取巧，余安能固爭。僅將下文「令官軍環城嚴守，四路搜殺。」改作「環城內外紮定，兼扼各路要隘，冀使無一漏網」云云，以見中丞之歸，非圖休息，乃爲防賊之竄，庶周旋語病。中丞及余稿，親筆俱存，非妄

言也。惟僞城甚大云云，則的係余添。時已四鼓，繕摺將半，中丞與彭毓橘聯榻酣臥，而外報竄出三百餘騎，步隊千人，報者不敢驚中丞之臥，向余備言始末，余私恃僞會必在其內，事關重大。金陵城內，僞主名會非他城可比，斷難掩飾。且中丞孤立無援，又多怨忌，難保無人指摘。此次已奏明殲滅淨盡，日後如何轉灣。故於夢中撼之使起，再三商訂，增此一節。下復云「萬一城大兵單，竄漏一二，臣自當嚴飭各軍，盡力窮追，會合前路防軍，悉數擒斬，免致流入地方，復貽後患」等語。以見城破之後，賊力尚強悍如此，則防範不嚴，尚爲有辭可說。未求有功，先求無過，用心不爲不苦。若輩悠悠之口，何足與言。所恨中丞厚待各將，而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使檻中之獸大股脫逃。幸中丞如天之福，民人得忠會而縛之，方得交卷出場。不然，此局不獨無賞，其受譴責定矣。雖章奏一字不忽，容能免朝廷之查問耶！況忠會生得，而民人轉被誅求，則僞幼主之得出，安知非民人懲前車而縱之使去，尤足令人背裂。至此次廷寄忽加厲責之故，殆別有緣起，余知其約略，未敢臆測。大抵朝廷苟無奧援，將帥立大功於外，往往轉罹交議。不然，去年蘇州之復，李公原奏，明言忠會從小路搭橋而去。今春杭州之復，左公原奏，明言賊傾城先走。皆奏入而恩出。於此奏何如，而以筆墨爲罪耶！君父之前，立言有體。雖近世捷報，大半虛辭，然亦必稍有根柢，不致全然誣語。不然，兩公皆長於作奏，何不以生擒入告耶！

秋七月初八日，得旨曾國藩封一等侯，加太子太保。曾國荃一等伯，加太子少保。俱雙眼花翎。先生亦於金陵獎案內以花翎直隸州保綬。



曾公至江寧，鞠訊忠王。七月下旬返安慶，先生隨行。八月十一過揚州，晤金眉生，于竹虛實之諸人。竹虛之叔漢卿昌遂出觀蕘翁舊藏宋槧嘉祐集、梅花喜神譜。眉生亦出觀明人影摹宋藏本如來十大弟子像及六舟拓新安程氏彝器古泉卷。二十抵安慶，曾公告以沅圃信來，頗悒鬱不平，屬先生切函排解。

按沅圃中丞克復金陵後，朝廷以忠王眞僞及賊營藏金致疑，嘗派富將軍來，託言查看旗城，其實僧王有信，令其訪查忠僧眞僞及城內各事。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弔出木料、器具紛紛，頗有違言。逢人輒詢爲忠王是否的確云云。又七月十一日奉廷寄，內稱御史賈鐸奏請飭曾國藩等勉益加勉，力圖久大之規，並粵逆所擄金銀悉運金陵，請令查明報部備撥等語。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爲驕，庶可長承恩眷。至國家命將出師，拯民水火，豈爲征利之圖。惟用兵日久，帑項早虛，兵民交困，若如該御史所奏，金陵積有巨款，自係各省脂膏，仍以濟各路兵餉賑濟之用，於國於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屬實，諒曾國藩亦必早有籌畫布置。惟該御史既有此奏，不得不令該大臣知悉等語。中丞之悒鬱不平以此。曾公壽弟詩所謂「九載艱難下百城，漫天箕口復縱橫」也。

與湯詩林易帖。詩林於是歲冬病瘵而卒。

湯彝銘號詩林，行五。道光十七年丁酉十月初三日吉時生。湖南長沙益陽人。

九月沅圃宮保病，奏請開缺養病，以十月朔發舟回籍。時先生挈眷自安慶移居金陵，相遇於

大通。沅圃出示曾公所贈壽詩十三章，即次韻送行。十九日，抵金陵，住南門之西殷家巷。

曾公奉旨進勳皖、豫、楚三省邊境捻匪。李少荃中丞鴻章署兩江總督。曾公欲攜少荃部下，而留沅帥部下交李節制。先生爲言主客之勢，且將士不相習，力阻其事。曾公允即改派。先生又言「楚軍皆飢疲，此行赴楚，人皆知爲西北之權輿，必當憚行。又江督既卸，籌餉益艱，以一無事權之大帥，挈數萬勞苦快望之卒，爲萬里遠征之舉，所關安危至重。相國爲國重臣，不當避小嫌小疑而置後患於不問。爲公之計，宜遵旨卸江督而奏明軍務善後之不易，楚軍之不宜於北，爲朝廷一痛快言之。庶幾體國之誼。」曾公雖是其言，而未能從也。

十二月，謁李少荃制府送行。宮保勸先生筮仕，並代計家室之用，意甚殷厚。是歲，爲周閬山題吳墨井西庵訪菊圖作齊天樂一闋。和金眉生納姬卻扇詩七絕四首。

### 同治四年乙丑 三十四歲

春正月十三日，謁曾公乞假歸省墳墓。二十三日發舟，甥周孟輿隨行，回里小試。二十八日抵常州，舊宅尙完好，惟門前高柳皆薙，街道間隔，不可復識。先生念合族子遺無幾，請以祠產塋產墾荒贖族，作墾復祭產先贖族衆議并立議單。又作本族殉難男婦請建專祠稟，上總督李少荃制府。

二月二十日，往常熟，在張雨生處觀王石谷江山無盡圖長卷。二十四日，往揚州，訪吳介存侍御台壽觀米南宮真蹟四紙。又於魏剛己處見燕仲穆江干雪霽圖，陸明本梅花立幀；莫善徵處見

王石谷毘陵秋興卷絹本。

夏四月，莫善徵赴六合縣新任。時六合城中盜案甚多，哥老會夥黨潛藏，莫能究詰，街上遍貼暗號，有狹長紙條，上書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戀母歸。」下印圖書一方，係「我盡我心」四字，不知用意所在。局員查夜，有查出令箭者，明目張膽，人心惶懼。先生聞而歎曰：「當局者方紛紛撤兵勇，追截曠，或又以裁汰時不還欠餉爲能。恃一時戰勝之勢，以若輩爲可欺。不知信義一虧，民心日競，其貽患爲無已時也。」

四月杪，返金陵，謁曾公。五月初三日，忠親王僧格林沁追擒至曹州陣亡，急旨召公督師北討，先生請從行。公念先生累重，已爲奏請改省，奏旨到浙遇同知缺出酌量改補。至是，力勸赴浙筮仕。先生未即諾，公又命子劼剛及錢子密銓曹應溥達意。先生曰：「余初計北行艱遠，受德有素，未敢憚勞。今相意云然，豈可重使爲難，致來戀棧伐檀之誚。」遂即承命。

五月二十七日，曾公北行。先生送之至邵伯鎮始別。至是，執贄稱弟子。

能靜居日記：乙卯丙辰之間，初從節旆。李次青方伯即勸余投贄門下，且云出自公意。余未之可。至今十餘年，屢荷特薦，且蒙養之恩迫出尋常，例以古人感恩知己之說，既不可以自外，而公學問節操，師余甚優。徒以功名之會，不敢託於暱近。今違離在即，嫌疑已無，素心可以一伸矣。旋晉謁，即致此意。公若謙讓。

曾公答書：頃接手書，猥以一日之長見推，大增慚慙。昔劉蔭渠制軍於咸豐十年誤聽何人之言，謂敵處有密保之疏，忽欲換帖改稱。國藩致書力辨其誣，請以廣西所產之三七見貺

，而捐免門生二字。蔭渠亦復書寄三七二斤，封面寫云，捐繳三七若干，請飭局核明給獎。敝處因將新帖璧還，以代實收部照，不改稱謂，仍爲友朋如初。此事雖小，頗有逸趣。敢援斯例，請閣下惠我以臯文先生儀禮圖之初印本，亦即捐免新稱，飭局給獎。如不能遽繳捐款，或先發實收，亦可飭局通融辦理。此次敬將大東璧還，亦足見捐政之寬大矣。賢如子厚，不敢爲衆人之師。貴如衛青，亦豈無長揖之客。請存此義，留作一段佳話可也。

曾文正公日記閏五月初四日：舟至邵伯鎮，在舟寫趙惠甫橫披一幅，約四百餘字。

閏五月初七日，行次紗帽洲，大雨如注。街市爲皖南鎮劉松山兵占滿，無可駐足。不得已，借宿於釐局。

能靜居日記：劉松山初發皖南，約士卒至蕪湖領餉。至蕪湖，復云須至金陵。至金陵，領得五萬，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獨兵勇無有。復云須過江發餉。且云江口不過三十里，士卒行至螺絲溝，不啻百餘里。已擁大舟糧運，中流而進，士卒終日不得食，故怒甚而譁。又其平時各勇告假，以須償欠，皆堅勒不許。至勇丁耐苦不得而自去，則此款領到後全歸乾沒。舊制，勇丁須五百人一營，今則三百人已爲滿數。故一充營官統領，無不立富。

六月，槐亭、六姊自長沙歸。

秋七月杪，至常熟，擬卜居。託馮式之、趙次侯諸人相宅，無可意者，遂購九萬圩吳氏地約四五畝，值百緡。命匠造前樓五楹，平屋四楹。後復造平屋五楹，以居四姊家屬。

致曾沅圃宮保書：自七月東下，先至故鄉，井邑凋殘，不堪託足。遂決詣虞山下相擇僻地，八月杪始得一所。初意爲梁鴻賃廡之謀，適有族兄素居蘇郡，慫恿買山，首先解橐，事因不可中止。聞之者如杞雲、緣仲諸子，均願玉成。即構數椽，爲久居計。至日食所出，則李少帥垂詢數次，欲爲位置，烈力辭要近；頃復欲畀以忠義局一席，聞此中況味，不失處士家風。周之則受，無忝素懷。八口嗷嗷，聊爲免死。知蒙拳注，一切附聞。自非至愛，不復關白。

八月，金眉生爲御史朱學篤所劾，奉旨押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先生至鎮江訪之，握手悵悵。

能靜居日記：聞參稿由江北寄去，總以眉生洞悉巖事，故欲逐之使去。初託卞寶第，卞以前次已曾參過，不便再舉，遂輾轉託之朱學篤。朱，山東人，極貧，與眉生初不相識，此次不過得百緡而已。樞中寶鑒、曹毓英素惡眉生，適此二人秉筆。曹字琢如，江陰人，往歲弢甫因林福祥事致書爲之請援，不獨不能爲力，竟呈書恭邸，致羅織成禍，弢甫卒以是鬱鬱而歿。

九月，周朗山卒，先生往唁。

冬十月，妾董婉卒。年僅十六。

妾董婉小傳：董婉小字五大，蘇州人。余以其性淑，名之婉良，又呼之婉。家世業糾，貨雄於鄉，祖若父行有納粟得官者，遭亂家毀，父母相次歿，依從兄某。某無賴，以之償負

，淪落不可問。或繩之余，遂納之，時年十三。性恬靜有林下風，雖童幼，嗜好汨如。昔時父母愛憐之切，飲食衣服必選，余家不豐，以婢蓄之，所食尋常，未嘗弗甘。分以珍食，必固謝，卻之乃止。去年秋，余歸自金陵，南陽君薰飾之，卻新衣弗衣。命工爲造條脫，推以與人。與人佩玉，弗視，顧篤信佛氏，與之數珠則躍然喜。來時已有疾，治之不愈，乃日深。治迄數年。遂以不起。疾篤，持淨宗益勤，諷彌陀佛名，一日夜輒數萬。將終時，已不能言，猶屢反脣稱之，彷彿可辨。余家人皆助爲之誦，良久忽復開口微笑，稱佛號者再，合掌右脅，朗誦而逝。巔頂熱如沸，以教法證之，殆如願往生矣。爲人貌非殊絕，而眉目秀澈，膚色瑩然，清如冰玉。在左右，命之執業弗敢怠，然未嘗有愉色諧言，余奇之而弗善也。比疾中，余就榻撫之唏噓，始握手言，若生清泰，即相度。不然，願更爲夫子妾。余知其非忘情者。有幼年故衣已敝，抱之而泣，則固深於情，特不言耳。余閱其遇，且重其志篤而力勤，不忍令以婢終，將使百年後從余兆。故書其始終，以詔後人。

魏般仲之父子田先生卒。

十一月，赴宜興訪吳竹莊廉訪，商刻說文諧聲譜。

十二月，常熟新宅落成。先生挈眷自江寧移居於此。四姊家屬同行。陳槐亭夫婦辭往揚州。

卜居詩十八章：卜居虞山下，峯岫照門閭。方池直前榮，浮光動我裾。東田在溪曲，廣可三畝餘。地卑足荷芰，土沃宜果蔬。松杉皆中材，手植遲自娛。小堂納賓朋，偃仰高閣虛。幽懷獨遊騁，時與浩淼俱。平生囊篋藏，四壁羅圖書。身世偶有記，遂忘井里殊。豈無桑

下情，同爲傳舍居。池中出小阜，綠樹何萋萋。泉流彙東南，長堤縈其西。披襟相遙望，脈脈不可躋。小鳥時往巢，樂彼人跡稀。趨舍有定理，全生本天倪。拙哉漢陰人，欲以息羣機。網羅在中野，去去與子棲。東田傍我居，雜植別蔬果，青黃夾道周，濯露成瑣瑣。西山透城闔，岡阜曲向我。曳履時一顧，襟懷已澹沲。層峯起傑偉，臨眺志亦頗。胡爲久卻曲，足繭畏坎坷。鬱鬱山上松，欲去屢駁娑。歲寒方寸心，終古期不墮。東鄰有病木，枝葉半凋黃。咨爾曷憔悴，鄰叟爲我詳。懷昔少年日，感候眷流芳。此樹本鄰卉，掘根來舍旁。蹀躞日三復，摩挲苦不長。偶歷或摧折，興來酬酒漿。勾萌日以萎，零落今猶僵。啞笑爲樹語，甘苦汝所當。記生貴窮谷，奚爲康與莊。上枝無巢鶯，下根非棟梁。猶愧長者愛，不然膏斧斨。願程汲汲心，勤渠慎弗忘。  鬻鬻池上柳，生意鬱然芟。逢春發柯條，暢達無阻回。念汝一物微，亦負造化胎。植根苟無陂，庶幾遂爾材。定命人所同，鼎鼎將安爲。  羣彙百千種，稟性本同流。馳驚厥路殊，悠悠遂阻修。北胡與南越，驅車孔道周。雖云轍跡乖，同彼汗漫遊。夸脩軒冕人，枯槁山澤儔。尊生各有志，營己理則侔。適意即爲貴，誰能得失籌。讀書東房南，廣几羅典墳。上下數千載，詠歌旬以殷。得閒遂研別，遵逢無艱屯。忽爾與古會，慰懷勝飲醇。恢詭炫奇博，饜饕矜多聞。譬彼珍錯適，朵頤災我身。人已學良殊，默默觀羣文。  聖遠羣言淆，修學各殊徑。溯流旣由博，探本或尊性。苟令趣向同，順倒豈一定。是以洙泗科，設教逮百行。象尼今有作，廣關顧羣俊。溟汗旣涵納，淄澠孰則競，時衰道尤微，魁斗曷運柄。戈矛在同室，町畦每忘進。不問姬孔情，盤際八表正。如何坦坦途，榛

梗今不淨。松寥結池上，謾謾風往還，遼天暢無垠，暮靄東西丹。明月皎已照，粲然見客顏。乘興舉杯罍，有酒清濁間。客子親故稀，禮數昔已刪。當意二三友，雅俗奚足班。唯阿智愚計，天真貴不剋。有客忽來顧，騶馬薄林鮮。停輿石扉下，鳴金溪水邊。踰垣事則異，束帶庶兢兢。息機久寂寂，重效傀儡牽。翠羽施冠上，輝煌野人顛。雕繪到溝斷，遂令嫺時妍。自顧慙柴荆，欲步還頽顏。飲客無茗椀，款客無餐盤。候客無童奴，答客無馬鞭。珍重客今去，願寬愚者愆。池南巢雄雉，文采照清波。數步一飲啄，旁有虞者羅。春花敷牆隅，游女時往過。搖手戒勿摘，欲言涕將沱。物微俗已異，業遠衆益苛。感彼盛名會，銷聲樂蹉跎。忍俊偶逸足，束身還譴訶，煌煌大都邑，賢傑踵相摩。非乏口就情，但愧對巖阿。求益詎云易，標樹名苦多。感念棄子去，我生時則那。春秋有代謝，園卉順榮枯。芳華競青韶，寒秀霜氣俱，未聞零落期，太息在路隅。人生多情物，委懷良獨殊。理愜心已安，落落殊毀譽。栖栖聖者流，子子民生謨。得喪一身計，無爲悲阮途。放舟姑胥下，山色懷以寂。色原長州宮，零落衆芳歇。東吳雄霸地，江海爭奧口。緬裳古昔事，茶火向上國。顧盼甌越平，一挫氣已墨。盛衰須叟間，人物遞嬗及。尋常場圃翁，投老筋骨竭。高皇奮三尺，枕奄亦蕭瑟。精銷孰能挽，愚聖豈殊轍。秋風動悲想，忉怛數朝夕。成毀有運命，人事乃相參，精誠金石開，合漢無頑堅。孳孳赤烏公，羣叔顧流言。夙有匪躬志，風雷終泰誠。冥契若昭揭，實事況攢研。上農耐胼胝，差飽乾潦年。匹士寒窗下，積德非徒然。感應信萬殊，不失銖兩間。惟皇總羣彙，一一無頗偏。陽春富華實，孰矜松柏林。矯矯□□氣，每摧胡考心



涼秋倏已至，消息別陽陰。暑風騫林表，健翮殊凡禽。觸繳遠投伏，翻飛有遺音，一物未足歎，萬象日駸駸。世表各弋獲，俗薄難任口。所以桓君謫，曾活良宰襟。經秋感異氣，疾瘧動晨昏。內熱挾溫暑，牡藏邪所根。譬昔金狄災，已入大梁門。屯壁雖不下，居殿久失尊。膏肓不足口，城社難比倫。縱有營衛強，詎可手足捫。素書青囊內，伏枕呼黃軒。孟冬寒氣迫，晷短日景微。四野悲風動，歸鳥無安枝。雪涕柴門下，淒然掩荆扉。誰云燈燭光，無乃形影非。游子暮不息，夕露霑爾衣。霑衣何足忿，我嗟周道遲。不寐百感集，攬衣夜寥寥。周身事微末，願傷鴻雁敖。清晨課耕植，鋤針向東臬。慘澹未云獲，聊知口族勞。空妻子默，償薄童奴驕。辛苦賤者分，沒身始足高。人生百歲間，苑枯聽爾遭。心強競塵門，氣索終梗飄。得失各自任，孰云冥冥操。千載延叔堅，心期吾輩曹。

李少荃制府介先生入蘇州忠義局，聘書由王曉蓮廉訪大經、郭遠堂方伯桓蔭、劉聽襄太史崧駿具名，聘先生續纂昭忠錄。

致曾沅圃宮保書：烈來吳會，就忠義局總纂撰文之聘。月餼二十金，犒膏塵甌。幸事甚簡略，游步無妨。雖諱窮不免於啼號，而藏拙聊循於性分。

是歲，有雪橋、九蓮燈七律各一首，爲史花樓大令題史忠正公祠墓遺址圖諸詩。

是歲，讀渚宮舊事、三輔黃圖、宋元通鑑、晉書、李二曲集、珍藝遺書、江忠烈集、胡文忠集諸書。

同治五年丙寅 三十五歲

春正月，曾沅圃宮保任湖北巡撫。

能靜居日記：杜小舫言，楚藩唐蔭堂與黃南坡素交惡，因沅公與黃至交，慮沅來鄂，不利於己，遂代擬一摺，請沅公不接巡撫印，徑出境任軍事。總督官秀峯不可，唐計既沮，退即寫摺底寄歸湘中，傳之於衆，妄言官已密奏，冀尼沅行。沅得之大怒，既蒞鄂，不肯接印者旬日，或爲官力辨，沅意稍釋矣。糧道丁守存、候補道張開齊均不得志於官，窺沅之不滿，故從媒孽之，以官素弟沅，指爲輕沅狎侮。而唐復慫恿官，奏放沅爲幫辦。官不之察，冒昧從之。於是沅繕疏劾官以貪庸驕蹇，散罔殉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循例糾參裝頭，後列各款，語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長，首尾不相顧。欽差讞奏，則字字開脫，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供詞，以駁原參，幾無一事稍有影響。沅事後亦知爲人所誤，銜丁等次骨。官則云我與沅圃原無事，皆唐蔭堂爲之耳。官入都過揚，滌相適南下，遇於揚州，先以書疏往還，約明彼此不提。運司程尙齋、丁雨生等居間說合，曾先候官，見面無語。官答候，曾未見。旋各司道設席宴兩相，曾至而官不至。遂別去，尙不致決裂。滌相語人云，沅疏實未先商，然係親老弟舉動，而云不知，何以爲兄。若云知之，又何以對友。故相見無辭可措，殆爲實情。當沅繕摺時，營中無一文員，惟劾剛適至，故外間言摺係其修改繕寫云。

又：曾師相云，老九評官不勝，極悔，亟思退事之方，請教老兄。余曰，須悔亦須硬，

仍須頑鈍無耻，乃可做事。余往年在江西光景，視老九所處何啻數倍，但恐渠無此耐心耳。又言，官秀峯事起，彼此不相聞問，內中亦不以見詢，始終若瞽瞍。然李少荃勸余密摺保官，請弗深究。又紛言余劾老九。其實皆未知余心。此等殆不可參以文法，余惟麻木不仁處之而已。

三月，訪李笙魚嘉福，見北碑精拓數種，有隋蜀王秀自製美人董氏墓志銘，精絕無比。時先生喪董姬已五閱月，因重值得之，以託哀悼。

夏四月，趙次侯出觀秦美陽權及王元章墨梅。

六月，至木瀆，過周弢甫故居，作七律二章弔之。

秋八月十一夜，訪友泛舟看月西山下，叩城而入。或饋北地葡萄，坐池上與南陽君共食。遲雲去月出，作水調歌頭一闕。

九月，訪吳冠英儵，見戴醇士山水卷，眞淳淡遠。又唐確士荷花立幀，上多王員照、憚南田諸人題。

冬十月，讀錢大昭詩古訓，作校記一卷。

十二月，楊詠春沂孫出觀宋徐鼎臣臨秦碣石頌雙鈎本，云將付刻。

是歲，撰趙次侯室浦宜人誄，又代撰重刻段氏說文跋、鄭文公碑贊諸文。

是歲，讀通鑑、笠澤叢書、李安溪譜錄合考諸書。

同治六年丁卯 三十六歲

春正月初五日，鄧夫人舉一子，名之曰路。

時曾公奉旨回兩江總督本任，李少荃制府代督軍事。先生遂辭忠義局事，赴江寧從曾公。夏四月，閱周弢甫日記，選其議論精博者，爲隨筆二卷。

五月，曾公欲讀內典，先生以圓覺略疏並釋繙譯名義以進。

曾公患背痛不寐，心神不寧之症，先生爲疏方。

六月，擬補撰李申耆十六朝地圖付刊，曾公囑先生與劉開孫爲之。

秋八月，往候彭雪琴宮保。時宮保患血症及氣虛上息，頗委頓。仍日坐三板戰船，夾帳暴赤日中。先生勸稍將息，宮保曰：天下方多故，恆恐一習便安，順流之勢，不可復挽。余統水師十五年，未嘗陸處，今雖瘦，要有一死耳。先生聞言愴然，歸途爲之不怡。

九月，曾公撰梅廬府君神道碑成，又以執書辛幼安詞贈先生，復綴短跋，稱先生倚聲得古人佳處。翌日，先生錄舊作詩詞以進。曾公曰：詞好，又曰詞極好，又曰足下詞殆獨步，雖名家如周稚圭等，胡能與足下抗。吾先年在李眉生扇頭見兩小令，甚愛之，不意小令竟如此絕唱。詩亦極高，然尚有之，不如詞之異也。

瀏河白茆一帶海盜爲患，先生請發輪船嚴飭捕剿。

冬十月，往武昌，應江圃宮保之招。時曾公病未愈，臨別依依，先生勸靜攝勿親細務，並爲詳

言靜攝之法，公深領之。復諄囑「見九弟，幸以常爲我說之語告之，即未能有得，藉足下襟度，亦可稍去其囂凌之習。」

十一月初抵武昌，謁沅圃宮保，暢談釋老名理。宮保欲刻內典，囑先生開列目錄，並在下游代覓底本。

能靜居日記：初五日謁沅圃宮保久譚，沅公云：吾此歸，清議以爲何如？余對：輿論惜朝廷輕視疆事，於師無所議。又問歸後從此不出可乎？余曰：大臣受恩深重，當視國事如家事，師今出不獲於上，不得已而歸則可，若寇亂益深，時君側席，而耽樂林泉，僅僅身計，非古人篤斐之誠矣。公復言主上親政，朝局大明，果如足下之言，亦不敢自畫，否則老死林下而已。

十二月初返江寧。是歲，先生居曾公墓中，每晚必敘談，親切如家人，上自朝政軍事，以致詩文學故，無不暢論。而曾公於先生家事負累，尤系念不置。

能靜居日記：六月二十日初鼓後，滌師來暢譚，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杖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羣，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衫，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余曰：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割。然主德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爲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師蹙額良久曰：然則當南遷乎？余云：恐遂陸沈，未必能晉宋也。師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爲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

，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師曰：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君輩得母以爲戲論？余曰：如師身分，雖善謔，何至以此爲戲。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樂死之與倖生，相去無幾。且師亦當爲遺民計，有師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關甫大，而忍愀然乎？（按同治六年下至宣統三年，得四十五年。先生所謂不出五十年，信哉！）又：九月十五日晡食後，滌師來久譚，及余家事負累，爲之頻蹙。並云：沅圃處太無人，足下盍留彼匡助之，渠必受益。余謝不敏，且陳去家太遠，家政無人爲庀。師曰：家事不過乏錢耳！我仍爲足下位置忠義局永久一席，孟輿亦改該局差使，以持足下門戶。足下在鄂，舍弟別具薪賻，受之不爲貪。豈不兩濟耶？余曰：師爲籌永久家用，幸甚，烈願受師此惠。口食既無憂，烈每年來往師及沅帥處各住數月，以沐光霽。何如？師曰：足下負累，又將何策以了之？足下既不欲久留鄂，在吾處盍留心政務，否則竟去做官。家世令長，且惟此可以歷鍊人才。足下如去，吾爲諄屬浙大吏，不無所裨。余曰：做官未必能了負累，烈一遊客，而干請者尙紛紛，況做官耶？愛錢無以對知己，不愛錢無以了一身。進退維谷，徒稽首屈膝於流俗，亦何爲耶？烈以菲才而素負虛聲，一入仕版，責備必嚴。再操師竿牘以往，彼省大吏，即無畛域之見，同輩中能無側目耶？

是年，東捻平。曾公奏在事功績，欲爲先生丐一階。先生固謝，而乞與甥周孟輿校官。會部章附生不得與校官，遂改縣佐。

是歲，有汪節婦家傳，又有題錢警石先生冷齋勸書圖詩、喜雨詩、端陽日湘鄉相公使宅作諸

詩。又有題金眉生廉訪煙雨尋鷗圖木蘭花慢一闋。

是歲，讀南史一過，以墨筆校訛字。

## 同治七年戊辰 三十七歲

春二月至蘇州候巡撫丁日昌。日昌以時事殷殷垂詢，極口歎服。欲招先生襄書局事，先生辭謝，並寓書以冲容博大規其瑣屑繁碎。

三月，至常州宜興祭掃祖塋，清查地界，作常州茶山路墓田考一篇，常州三堡橋墓田考一篇、荆溪東山墓田考一篇。

時西捻自晉，豫竄入直隸開州，經趨磁、定，都門戒嚴。旨令李鴻章部下專主剿匪，限一月撲滅，逾期治罪。左、官諸軍，皆爲沿河防守之師，調度殊異。曾公引以爲憂，顧先生曰：「少帥積勞，而秉國者擾扼之不遺力，恐害大局，如何。」先生請公從旁申一公議爲天下計，小嫌不當恤也。公頷之，因又與先生暢論當世人物。

能靜居日記：曾師言，少帥性急，軍務成敗恒有，若內中責效太嚴，或台練抨擊，必不能忍。余自乙丑年起，凡七次被參，總以不變不動處之，少荃未必有此耐性耳。又言，劉印渠極長厚謙下，故做直督數年甚穩，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爲保位之計。官秀峯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面子極推讓，然有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尙無險詖。外間傳言胡死後官封提其案卷，則又言之過甚。左季

高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少荃血性不如弟，而深穩過之。吳仲宣殊憤憤。沈幼丹自三年以前爭餉後，至今未通信，其人太抵窄狹。彭雪芹光明俊偉，而本事不及楊厚菴。厚菴頗狠。憚次山精核，而非獨當一面之才，實一好藩司，心地亦苦窄。

夏四月，陪曾公遊無錫、蘇州、崑山等處，以達上海。曾公由海道返江寧，先生則乞假回常熟。時曾公奉授武英殿大學士之命。

四月十三日，鄧夫人遭母喪，哀痛致疾。先生聞訊，亟回江寧視之。

二十五日，過蘇州，訪潘玉泉，觀所藏竟寧雁足鐙，爲題七古一首。

五月初三日，抵江寧謁曾公，爲龔孝拱辯誣。

能靜居日記：先是，師至滬，余爲孝拱通謁請見，師已可之矣，而忌者言孝拱實以師覆奏預修和約稿示英人以尼之，師頗怫然。余在滬已爲申辯，頃復詳言其故。師此稿下游見者甚多，英人耳目甚廣，實不借資孝拱。丁雨生、應敏齋皆向孝拱言，師以元年之書督責之甚深，見面必有奇禍。孝拱問余，余力言無之，並勸修謁。而丁、應二公知之，立進此讒。丁復向余言欲用孝拱，其言語之反覆，一至於此。昨過蘇時，丁又言應敏齋與孝拱甚下不去，前語皆應所說。頃詢之師，則實丁說而非應說，其誣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爲一婢妾之伎倆，吁，可危矣哉！

候莫子憇友芝，觀明鈔北堂書鈔足本，未經陳禹謨所竄改者。



購金冬心畫一幀，松下小桃，筆勢秀絕。

吳南屏爲先生作耕讀傳家圖序及岱頂看雲圖序，又出其所著詩國風原旨六卷就正。

六月朔，賃新寓於綾莊巷口。

西捻平。李少荃制府以功授協辦大學士，晉太子太保。

秋七月，侍曾公游玄武湖，劄剛賦詩。先生作七律三章和之。同遊者，鄧守之、汪梅村士鐸

吳南屏、莫子偲也。是月二十日，吳南屏還巴陵，作送別一篇留贈。

二十三日，何廉訪斌招飲揚州，二校書侑酒索贈。爲作十絕句。

二十四日，訪鄧守之，見陳國瑞罵左季高書，甚暢達。蓋陳往見不爲所禮，而陳故狡悍，新得援于恭、醇諸邸，又刺左不滿人口事，故大放厥辭。

曾公調補直隸總督，將輕騎入都，幕府中人皆不同行。遣劄剛語先生曰：「此行不能同往，如到直隸任，即奏調到直，畀以地方。如吾爲京官，亦必爲之位置。明春可附吾行李舟由海道北來。」先生作送行賦贈別。

能靜居日記：時捻匪雖平，伏莽正多，非曾公威望無以鎮之。彭雪芹侍郎亦得請回籍。

同時去楚軍中兩尊宿，朝廷慮患可謂疎矣。淮軍亦將遣撤，自徐、兗之郊，盜賊充斥，已不可問。從此北則散勇及餘孽，南則江湖哥弟會呼嘯成羣，遺黎復入水火。吾固疑甲子之後，人心侈泰，無治平之理，而時有枚寧之績，蓋不如此，不足以造第二篇文字也。如何！如何！搔首而已。

又：見曾師相，曰：「朝廷用人，自有深意，以瘡痍未復之兩江，加之反側不安之民氣，遽移人心膠固之重臣於閒地，誠非草茅所能窺度其權衡之道。師亦知之乎？」師默然，良久曰：「去年年終考察，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動，知聖眷已差。懼不能始終，奈何！」余曰：「不至是。師之重德，足以上格君心，下攝羣異。所慮者，師去後，江南復有變禍，更爲民災，烈憂之非一日矣。」師遜謝。余復曰：「淮軍遣撤，自因節省餉需起見，然當此新舊交易之際，姑願徐徐云爾，以謐亂原。」師頷之。

八月，僧妙空擬募刻藏經，先立刻經處於江寧，糾同志十人，按月捐貲以爲常。介楊仁山居士請先生撰募刻疏及章程。

李次青先正事略遺常州之莊方耕、珍藝兩先生、劉文恪、程文恭兩相國，而李申耆、劉申受兩先生皆附傳。先生爲補作六篇，約八千言。

冬十一月，由江寧還居常熟。舟次仙女鎮，納李姬。十二月初三日，抵家，居姬於天放樓之左室，命名阿娥。

是歲，長子實入泮，名列第五。

是歲，代吳坤修撰釋氏十三經序一首，連理竹筆序銘一首，又題湯衣谷皖城舊遊圖七律一首，次曾師相原韻詩一首，又次韻七古一首，題楊詠春吉祥數座圖七絕四首，贈張廉卿方存之七古一首，又借南陽君登焦山大觀台賦暗香一闋，贈離姬稱心喝火令一闋。

是歲九月，始讀畢氏續通鑑第二過。

同治八年乙巳 三十八歲

春正月，兄敬甫赴鄂，先生送至蘇州而別。

三月，長子實就婚杭州陳氏。

夏四月，曾公專摺奏調先生至保定，考語有「隨臣營多年，素講愛民之道，熟於史學，庶以儒術潤澤吏治」云云。五月，先生應召至保定，同事有賀麓樵、陳荔秋、蘭彬、吳摯甫、汝綸、薛叔耘、福成、陳容齋、莫善徵、李勉林、黎蓴齋、庶昌、陳作梅、鼎諸人。

六月，京師武英殿火，經史版盡燬。王公大臣以下，以救火被獎敘者五百餘人。

秋七月，奉札委會辦清訟事宜。

冬十月，奉委署理廣平府屬之磁州。二十八日到任。

是歲，左孟辛客死沅州。

是歲，作時事有感七律二首，到磁州任途中詠懷寄督府同事七律四首。

是歲四月，讀續通鑑第二過竟。六月朔，始讀通鑑第四過。又讀漢書帝紀及異姓諸侯王表。又讀南史第二過，用朱筆。又讀大珠和尚頓悟入道要門論、諸方參問真宗門、如實話、羅湖野錄、紫柏大師語錄等書。

同治九年庚午 三十九歲

在磁州任。磁當南北衝，民出車馬以供上用，而差胥多索費。先生爲定輪應法，民困以蘇。北地少水，先生爲掘大小井百餘以溉田。後丁丑戊寅間畿輔旱，惟磁不爲災。

夏四月，接眷至署。李姬卒於淮陰途次。

秋七月，遊響堂寺石室。

能靜居日記：石室下層爲室二，東室南壁大字般若經，北壁大字□□經，各爲一種。西室壁西北隅起，循壁而南，至南隅盡一壁，又折而東，循南壁，夾門兩旁，中字華嚴經品第四、第五，未見起訖。上層爲室四，東第一室南壁西隅起，循壁而東，夾門兩旁及門之上，盡一壁，中字法華經普門品，全。惜皆無刻石年月。門外碑上半截有開皇十三年字，細釋文義，亦官是土者修石室碑記之類。又西第二室、三室、四室皆無。其餘零星造象凡數十種，隋、唐皆有，遲者至唐隆元年，字多漫汗。其唐隆元年一記，當佛龕旁，爲衆所撫摩，光明如鏡。字畫了了可辨，而拓之無跡。諸種自王蘭泉，孫淵如諸先生皆不著錄，靈山秘藏，一旦盡出，亦勝事也。

九月，天津民焚燬法國教堂。詔李鴻章直隸總督，與通商大臣崇厚會辦交涉，而以曾公調補兩江總督。先生赴津送曾公南行，並謁李相。

能靜居日記：九月二十四赴津，十月初八至河間，遇鄧公武自都南下，駐車談數語而別。初九至任丘，而曾帥尙無出都之訊。念官守不可久曠，遂先赴天津謁李相。十二至天津，聞曾帥將於明日出國門。余來此例須衙參三日，比折回任丘，又須三日，勢必不及，爲之悵

懣。申刻謁荃相，自陳受恩曾相甚久，願往追送。相言理應如此，可明早即行，不必再來稟辭。十三午刻行，十七日迎曾帥於新城縣，送至河間，分道旋署。閏十月朔，到磁州。

是歲，有過蓮兒窩祭九世祖見瀾府君文、留智廟和金陵女子白如瑛題壁詩、河間道中口占卻寄七律二首。

### 同治十年辛未 四十歲

夏五月，去磁州任。六月，移住襄國新居。

秋七月，任筱沅太守與其室吳宛之女史合繪聯吟圖徵詩，爲仿峴體得轉韻三十二句。

訪揚見山峴，觀所得華嶽廟碑，此海內三本之一，有朱竹君、翁覃溪、錢竹汀、阮雲台諸跋。其流傳則自朱竹君得之徽人某，道光間入梁苴林家，後質於滿州某氏，見山以五百金得之。

九月，奉檄委赴趙州會審隆平、寧晉兩縣縣民爭隄釀命巨案。至則偕隆平令趙文波、寧晉令汪蘭軒勘隄繪圖，審其形勢，一鞠而定讞。此案始于咸豐二年，至是始結。

方怡趙府君墓志：大府檄勘寧晉、隆平爭隄事，周覽兩日，稽舊牘水經圖志，得汗水故道所在，曲直立判。乃議潛下游淤塞，使寧晉不受河患，而隆平水有所洩。兩造悅服，撰讞語三千言，上之行省制府。今大學士李公謂曰：「湘鄉公謂君能以經術飾吏治，信然。」

趙州孟柳橋傳鑄導遊城東柏林禪院。院爲實際禪師道場，塔在殿西，臺立七層，下第二層有陶瓦像一尊，全青色。大殿北壁兩楹旁，高處有吳道子畫水，西壁作平波，東壁作大浪涵湧之勢

。階下元、明碑甚夥。

冬十一月，回保定。藩司札委通志局分纂。二十二日，開局於蓮花池，分得河渠、金石兩略。總纂則貴筑黃子壽彭年也。

晤沈子梅能虎，觀文嘉燕子磯圖、陸包山廬山瀑布圖、王石谷山水等。又購得吳荷屋舊藏武梁祠畫像。」

是歲，有磁州重修忠義節孝兩祠祀典碑、李少荃相國五十壽文、葉湘雲觀察家訓詩章跋、廣平遊蓮汀詩、贈任筱沅太守追懷襄陽舊遊詩、贈孟柳橋詩、題沈子梅簪花第二圖詩、至趙州勘案往返紀行詩各一首。

是歲七月，讀通鑑第四過竟。接讀畢氏續通鑑，又讀洙泗考信錄、禘社通考、三代正朔考、經界考、玉劍尊聞、雕丘雜錄諸書。

### 同治十一年壬申 四十一歲

春正月初五日，合肥相國五秩生辰，書壽文及聯往賀之。

初九日，得唐易州鐵像頌，尾有磁州官印，心異之。越日，奉錢調甫方伯鼎銘檄，署易州知州事。

二十一日，到易州任。翌日，巡視監獄人犯。獄中向有大木闌，鑿孔可容足脛，夜臥時，每犯闌一足，以防起佚。先生以其非法制所有，且闌一足則全身不獲轉側，似近非刑。命罷之。

二月初四日，曾公薨於江督官署，年六十二歲。先生聞訊，五內崩摧。以一官羈縻，未能奔哭。

陳作梅致先生函：曾師相於二月初四日壽終院署。三日前頭暈一次，服藥一二劑，小愈。本日尙圍棋二局，徘徊園亭，回至窻房，含笑而逝。吾師根器深厚，去來超然，已成國朝二百年完人。但南天一柱，更賴何人。伯相肩背單寒，深爲大局之憂。

三月方子謹娶先生之長女柔，就婚易州。

夏五月十一日，接札飭，奉部奏准實授易州知州缺。

秋九月，長子實偕其婦並孫男萬民係女阿圓至易州官署。是月，實又生次女，命名曰韻。陳作梅卒。

冬十月，從錢良山處得陸包山山水、花卉各一幅，徐青藤字、華新羅梅花、藍田叔山水、岳蒙泉葡萄、林泉水仙、錢鐘石竹、徐鈍菴佛象，共九幅。值七十金。

因公到省志局，遣長子實負笈陳松泉之門。

任復沅新授開歸道，爲之錢行。

吳竹莊方伯卒。方伯爲先生表兄，與英西林中丞翰相失。英之幕賓張錦堂窺知之，酒後揮拳

毆方伯。方伯憤極告病，爲同人勸解復起。病不半年，患腦疽死。

方幼靜卒。先生於署東偏內室爲之發喪，使子謹夫婦成服，並爲文祭之。

能靜居日記：子謹自都門來，止開元寺。其父於九月二十八日逝世，爲之驚悼失措。幼靜秉性超邁，內行甚粹。乃任靈寶知縣僅數月，以忤本道對揭罷官，淪落不振，竟鬱伊以死。遺孤四人，長次皆吾婿。餘者尙幼。家無一椽，未知如何度日。

十一月，興復州治山北、龍華、石門、北奇四處義倉。周孟輿至易州，帶到淳祐本文選、鶴林玉露。又有十七史詳節，爲內府舊物，見於天祿琳琅書目，遇本廟廟諱字，皆以金箋貼之。

陳槐亭權知浙江嘉善縣事，與邑人金眉生都轉作消寒之會。都轉築半野樓新成，以詩相告，先生和詩答之。

是歲，有賀歲車中口號、合肥相國壽筵、劇飲口號、送鄧熙之南歸諸詩。

### 同治十二年癸酉 四十二歲

在易州任。

方怡趙府君墓志：先生爲政，不汲汲邀民譽，惟審利弊所在而興革之。在易修倉廩，復藏穀如舊日。增書院肄業生額，厚其餼，加設古學課，導以爲學門徑，士習大變。易民賈氏兄貧而弟富，以爭產訟，事垂六十年，皆老矣，而訟不已。先生以巽言感動之，問所爭，則兄欲弟假錢萬緡，而弟不可。命其半數，俱不聽。先生願堂吏，以紙進，大書其父名，黏之柱，使二人坐其下竟日。大愧泣，願遵斷。

春三月，方子謹生子長綬。

兄敬甫入都引見，將南還。過易州，留其子穎在署，與實，路二子共讀，延餘姚張杏村集禱課之。

夏四月，聘任掖沅方伯之孫女爲長孫萬民室。



秋八月，重建州署。

九月，撰易州沿革表成。以去歲所購宋板十七史詳節，鶴林玉露、北監本二十一史，從人易殿板二十四史。貼銀一百八十兩。

是歲，有題黃子壽君子長生館圖七古一首，群齋言懷七律三首。

是歲，讀元秘史、鶴林玉露、廷訓格言、理學宗傳、黔書、鄭所南心史諸書。

### 同治十三年甲戌 四十三歲

在易州任。

春正月，族姪定甫璧新失館席，自平山來訪。即留其在署課二子讀。

二月，帝奉兩宮謁西陵過境，迎送如儀。

能靜居日記：二月二十三日，合署親友均赴梁家莊辦差。二十四巳刻，赴涑水縣石亭村候接聖駕。二十六早三鼓起，至涑，房交界之拒馬河北候駕。易州遊擊董宴，守備冷玉衡，涑水守備王□已先生。促涑水令，良久乃至。聚立沙中，風寒砭骨，幾不能任。御道旁燈火相屬，車馬自二十五早至今，肩摩轂擊，已一晝夜不絕。囊箱筐篋之屬，覆以龍紋黃袱，數人一擡，數十擡一起，不可得而指數。王公貴人綠輿而黃屋，騎者黃其韁，各擁數十馬，來如撒菽，皆由馳道行，莫敢問。問亦不答，或反譙訶之。內監，校尉，八旗護軍及走卒，廝養，騎者、車者、腰弓矢執旗者，短後衣戰裙者，冠植木頂數鳥羽者，以百十爲羣，無行列

、無區別，混雜而馳。目所能極，前後無間。天將明，直隸及京營扈從官皆過。辰刻，大駕始至。前驅曲項傘一，囊負於背而不張。衣白祛，持長木棂騎者八人，分兩列，別口倫焉。皇上乘騎行。一黃褂騎而引其羈者，爲嚮道大臣。四黃祛翼而趣者，爲御前大臣。皇上御石青祛、藍袍，緩轡其間。迎駕諸臣皆跪，天語垂詢何官，余稱官稱名以對。復問以次何官，余均代對訖。皇上攬轡注視，少選而去。駕以後豹尾槍十，環擁之，護從約百餘騎。最後雙轡並進。轡過後，不蹕行人矣。策騎繞道至劉書雲寓打尖畢，車由涑水行。未刻返州城，入署少休，聞大駕已過東河。申刻車行至梁家莊，得孟甥信云：各差擋開發差費未了，紛紛坐索。屬勿往。遂至文月亭處借榻宿。二十七日，大駕黎明啟鑾，入東口門謁陵。兩宮太后繼發，亭午，駕返行宮。下午，聞差榜畢，仍返文月亭處。此屆差務，內監各費，均交孟甥爲諧價，所費無藝，然猶狼籍不堪。聞他處更甚。權璫屢奏事，奉旨行知外廷，甚至御前小豎隨圍，特賜車上旗號，亦見公牘。東太后住□□宮，西太后住長春宮，慧妃住永和宮，各有殿差，膳房、茶房等名色內奄，較舊時大差隨從者多數倍。供億之費，較舊時各數百倍。甚至一馬一騾索秣料各數斗，儲峙秣料草柴炭等，均以數十百萬計。他亦仿此，而尙不足。地方官捧過不遑，故臨時皆擇深遠處藏匿，以避其鋒。皇上聖性慈厚，而惡靜喜動，自出京至梁家莊皆乘馬，御輿輦時甚稀。天顏和藹，語笑四顧，敕近侍不禁人窺瞻。過安河時，登露台，擲橘牆外，望民衆爭奪傾跌以爲笑。西太后重耳目之玩，沿途各行宮均自攜花草盆景，隨處安設。隨圍花兒匠至八十名，而昇夫不與。舊制謁陵，近於喪禮，各行宮向無燈彩之設

。今次特旨，均用燈，每宮無慮百數十計。又舊時尖營帳房數架，前後傳倒而已。今次尖營二十餘處，各設玻璃房六間，及蒙古包等，先期支搭以俟。聞此一事，即費至十餘萬金。慧妃有盛寵，西太后尤愛之，一切服御駕皇后上，所至與西太后同住正宮。皇后獨御廂屋。梁家莊宮內，預備皇后處所，蓋淺促不可以居。內廷諸人，皆爲之不平，煩言嘖嘖，殆非盛德之事。二十八辰刻，大駕回鑾。余赴石亭送駕。至梁家莊易騎而進，已刻至城，聞有諸奄至署訛索者，遂不進城，由御道行。未刻抵涑水進闌行宮。是日大駕駐蹕於此。至地盤謁中堂，方伯，觀察，銷差送行。酉刻行，傍晚至石亭，宿王姓民家。二十九辰刻赴交界處候送大駕。相國，方伯先後過，送之。已刻大駕始過，率涑水令、涑營守備道旁跪送。皇上命御前大臣索職名而去。

冬十月，鄧夫人率兩子兩女及陸姬南歸。延鄧熙之在家課兩子讀。

鄧嘉緝祭先生文：癸酉，先生具書幣招致於易州官署。明年歸省，賦詩爲餞，有黃葉碧雲窮塞主，一樽重與素心期之句。會先生眷屬南還，遂主先生家數年。

得明徑山寺所刻續藏經八十函。

十二月朔，赴省送曾沅圃宮保入都。

初五日酉刻，穆宗崩，未有儲貳，以醇親王奕譞之子承繼文宗爲子，入承大統。

能靜居日記：先是，聞前月二十八本月初二內廷之議，均以醇親王之係及治貝勒之子嗣爲皇長子、皇次子而天位未定。今更以醇親王之子入繼，法殷人兄弟相及，蓋於兩宮聽政分

際爲宜，亦權宜之苦心也。

是歲，讀明鑑，廣陵通典，知新錄，玉井山館筆記，古泉叢話、閱微草堂筆記、陽明集要三編等書。

###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 四十四歲

春二月二十日，穆宗皇后絕食殉。

陵工守護大臣宗室載綱、榮頤、泰寧鎮兼內務大臣清安，與先生不愜，兼內務府郎中富基，禮部郎中昇麟與當差人員時時媒孽之。先生亟思退避，而李節相不許。至是，遂稱病舉李少石文杏自代。三月初三，交印。節相欲留任通志局總纂，先生力陳歸志。

三月，幼子路夭折。次孫口口生。

夏四月，至天津，寓大王廟旁舍。鄰有曾文正公祠，感賦七律一首。至保定，與黃子壽詩酒過從甚密，無三日不至蓮池。所作有蓮池感舊用訓導府君七十年前原韻詩，子壽屬題先尊甫琴廓觀察所藏沈石田文衡山畫松雙卷詩、族兄子謙遺照詩、題石濤自寫種松圖三絕、題高且園蓼花荷花各一絕，題子壽室人劉季瑜畫蓮池賞月扇、題黃再同岱頂尋碑圖、題劉份士填詞圖諸詩。又作達摩偈、普賢洗象圖偈。又再同命妻傅氏繡佛像以壽其翁，爲作頌。

得方于魯墨一餅，面爲瓦當，背摹鏡文。又於子壽處觀且南公鼎，可二百餘字，關中新出土物也。又於任純如處觀高房山雲山卷。

二十四日，次女莊適方子永恒，長婿子謹之弟也。

錢調甫中丞以頭疽下世。蔣侑石大令曰豫病卒。

六月，劉子迎卒。作七律二首弔之。

能靜居日記：子迎才甚敏銳，問學亦博，涉獵仕途，至登，萊，清道，粗足自給，即乞骸骨。蓋俯仰世間，而心中黑白了然，未忍自昧者也。

刪改進軍平捻記，並爲作序。初，李節相屬稿於周孟輿，凡三載始成。至是，命先生刪其繁蕪，去其偏駁。

秋七月，自保定折回易州辦交代。

八月初五日，遊洪厓山。至馬頭村阻雨，不能登山。初十去易州，暮抵石亭，寓玉振菴。明日，菴僧導遊石經山，夜宿山麓之西域雲居寺。又明日，上山，至雷長窟訪石經舍利。又訪隋靜琬法師塔。擬爲上房山兜率寺之遊，適遇陰雨，徑險不可攀躋。十四遊戒壇寺，千佛閣及潭柘寺。十六抵京師。十八至報國寺禮窳變觀音像，鷲峯寺禮旃檀像。二十七抵天津。自離易州至此，凡作記遊七絕二十餘首。

九月初，晤湯聘徵，鄧寶臣兩軍門，談淮軍屯田事。

能靜居日記：晤湯，鄧兩軍門；談及淮軍駐津者皆令赴海濱屯田。兵勇雖來自田間，而逸樂已久，不甘勞苦。又統領營官肥削日甚，食米旗械號衣之外，下至包頭裹腿，均製辦發給，而扣應食之餉。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紛紛，每哨僅十餘人。將弁利其虛伍

，以爲乾沒。聞之可爲寒心。自軍務稍息，合肥公專務養尊處優，不爲未然之計。而前後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樸勤者退。凡不急之務，如興造土木、捐創善堂，及宦幕遊客，或贈家、或歸櫬、或引見、或刻書，均勒令營中贊助。甚者嬉遊宴飲、挾妓娶妾，無不於焉取之。武人多獲穹爵，其巧捷者知頭銜無益於事，而欲求補署，則非聯絡要津不可，故悉力以奉承上心。願坐營無掠奪之利，辦公薪水又僅足日用，不得不設法漁獵。將習巧宦，而士有離心，當此海疆多事，隱憂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初六至保定，購宋槧名畫錄，精鈔五代史節要，明板丘海合集，詩經名物考，柯刻史記諸書。十八日南歸，攜姪穎，次婿方子永行。留長婿方子謹於保定志局，以待明年京兆試。二十五至濟南，遊大明湖趵突泉。二十八入長清縣境，遊靈巖寺蹲獅岩，淪甘露泉。二十九入泰安界，遊泰山。十月朔至曲阜，謁孔廟。十二至清河，易舟。十五至高郵。遊露筋祠。皆賦詩紀遊。二十五抵常熟。在濟南晤管敬伯晏，別二十餘年矣，爲題其讀雪山房圖，作五律一首。在清河晤嘉興鮑少筠昌熙，藏金石刻甚多，黃小松舊藏之宋拓漢石經殘字即在其家。

冬十二月，繕修西樓落成，命名曰黛語。其下爲能靜居，以生平所得法書名畫金石圖籍，擇最精者藏諸其中。是歲鄧熙之仍館先生家，並督修家譜，先生以母方恭人家傳爲請。

鄧嘉緝方恭人家傳後自記：光緒乙亥，惠甫先生延余督修家譜。一日，具章服跪請於余曰：先君行實，有湘鄉曾文正公爲撰神道碑，足以光於家乘已。獨先母生平最爲艱苦，而懿德未有述焉，請賜之狀，以詔後人，感且不朽。余向來爲人作銘傳，雖感惠徇知，未嘗過事

虛美。因就平日所知詮次此傳，先生覽之，大悅，以爲妙於序事。

是歲，周氏四姊卒。兄敬甫奉委屯溪釐局。

是歲，撰陳笠亭有竹亭詩集序，題張子衡廉訪瓶詩鈔詩，題方蘭士畫竹詩，題錢籀石畫牡丹蘭竹詩，次韻和李少石詩，憶江南詞。

是歲三月，讀通鑑第五過竟，接讀續通鑑第四過。又讀孔叢子，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靈壽縣志、帝京景物略、日下舊聞考、日知錄集釋。稗海、杭氏八種等書。

### 光緒二年丙子 四十五歲

春三月，得大德本兩漢書殘卷，與咸豐二年所得者同爲一書，遭更兵燹，居然未損，且能宛轉版合，亦云奇矣。惟尙缺漢書四卷、後漢書三卷。

黛語樓前新建露台成，有以長春花二盞至者，即名之曰長春之台。又新築釣台，曰延台。橋曰柳風。池中磊石爲山，曰百衲峯，自池底至峯頂高二丈。峯五出，中曰秀鬢，西北曰浮屠，西曰香爐，東南曰鸚鵡，東下曰朵雲，皆以形似名。中峯上樹萱草，名曰忘憂之台。東小峯臨釣磯，名操牒碣。西峯如屏，下爲平台，瞰池前後二桂，名曰招隱窩。

秋八月，張廉卿裕釗來訪，同遊拂水巖、破山寺。又爲先生書「靜溪」二字榜之池上。池中有方洲，名曰靜渚，其額則先生自書也。

九月，以曾文正公撰廉訪府君墓碑求書於郭筠仙侍郎。

冬十一月，撰常州觀莊趙氏支譜十八卷成，以聚珍版印行，自爲之序。

鄧熙之辭館赴武林侍母，先生留之不獲，作七律一首贈行。

是歲，購得元板選詩補注。又於趙次候家觀宋槧蘇老泉集、簡齋集、元槧琵琶、荊釵二記、皆士禮居舊物。又在蘇州於李眉生鴻齋家觀南唐澄清堂帖甲丙丁三卷、宋拓汝帖六冊、題辭一冊。又於吳平齋家觀王孟端松石卷、清儀閣舊藏秦量殘銅、宋拓張猛龍碑、李仲璇修孔廟禮器碑、舊拓岳麓寺碑、潘氏祖石木蘭亭帖，又顏真卿口口碑，爲世間孤本。

是歲，讀韓文考異、蘇米齋蘭亭考、金石索、尚論篇、林文忠公政書、右微堂詩、心嚮往齋詩諸書。又手校陶靖節集。

### 光緒三年丁丑 四十六歲

春，李少石卒。

延湯石農啟昉授次子寬讀。

夏四月，納馮氏婢爲窳室，名之曰阿酥。

建亭於遠心堂西南，李眉生爲題額曰綠就。又建半亭於喜秋門內，名之曰萼笑。

秋七月，龔孝拱來，以售碑失歡，不辭而去。先生憮然，致書魏般仲，請爲開解。

致魏般仲書：孝叟於昨歲四月枉過，言有尊彝瓦當及碑拓甚多，欲以贈人。烈先年曾見瓦當一種，俱精異，欣然願觀。七月初，孝叟攜至木匣紙包各一，啟視皆漢，唐碑拓、新舊十一，列目三百餘種，直四百餘金。又言，此外有三斷碑整本，直百金。及守拓內景經等，



均未至。烈素不暇爲金石家，往往收弄，第欲供耳目之玩，故貴精不貴多。又銅器瓦當等均未見，意本不願。以孝叟敦詢，殆輒於辭，遂妄請以五百金盡得孝叟金石瓦地諸拓，不復逐件論價。孝叟慨然樂爲，且言銅瓦拓本不可言價，吾願奉贈。留三日，攜百金去，餘約年內歸二百金，次年歸二百金。至九月初六，孝叟復至，攜三斷碑及內景經二種，及原議外之金石各書，列直百五十元。烈以舊藏有其半，姑請暫留。是時孝叟欲攜家結鄰，下榻半月餘，譚讌最歡。爲覓屋數處，均未洽。是月杪，仍攜各箱匣原件及借觀舊藏若干種而去。至十一月，函詢碑直，以諸拓攜去未還，所存僅十餘種，又正在寤鄉，故僅措交五十元。今年二月，三次枉顧，又將箱匣等帶來，添出另單各種，而銅器等始終未見。臨行，取去二十元，手示一單，前後各件，計直八百餘金。烈已知此事終無保全之策矣。四月內，賜書敦索，遂有絕交之說。烈不得以，請以原件繳還。日昨因敝居改造完畢，函請見過。孝叟復書，約至蘇州彼此互還碑帖，適烈家衆一時俱病，烈亦抱恙，辭謝不往。二十九日，孝叟來，至三十日，將各件交畢。烈另單請留若干種，以抵前項。孝叟以價尙不敷，云以原金見還。是日譚飲如常，酒闌之後，忽云同治元年徐雨之幫周處五百金，係吾墊付，交爾手。或云此銀周處未見，爾當見償。辭色並厲。周處未見之說，據云得之閣下，想係老孟之言。但是年聞弢老訃，烈往江西迎家姊等返皖，即係烈向曾侯乞助六十金。又尼請沈幼丹制軍代售書籍得百金，始得還房錢店帳成行。嗣後同孟輿奔喪赴滬，在滬月餘，還吳曉翁棺直，雇沙船一艘，請砲船三艘護送，向賊中行。抵江北，又住月餘，買地安葬，並趁輪赴上游，不知所付何款。烈

生平被冤多若此，茲不具明。又云，同治八年代買呢羽等七十元未還。又云，屢次赴虞，盤費不少。烈揣知孝叟處況窘迫，殆係實情。又所留祇以合意，非藉此索銀。且見孝叟之狀，不勝酸艱，亟請以各種交付，前事不提。始旋齟齬而去。昨早上岸運物下舟，匆匆成行。烈詢問借去之精拓各種，笑而不答，飄然竟去。詳思此舉，烈含糊勉強於前，而明白精詳於後，誠爲有罪。孝叟斥爲買賣家數，誠不敢辭，但孝叟力艱，不與前直，何妨見告，而十六年從未提起之代人說項墊出多金爲辭，似近稚氣。又如十年前代買呢羽袍褂各一套，又羽毛馬鞋料一件，鬼子手鏡一枚，誠有其事。當時請價，蒙以上海土儀無勞致意爲說。且二十餘年，彼此投贈，殆非一端，以此立言，並爲旁人所驚訝。今以細故，如下台，未免念之悵然。烈歸後以力綿之故，久遭衆唾，何妨更增一人。爲孝叟見好之篤，亦在人口，贈碑一說，又衆所見聞。若云爭價散場，實恐有玷盛德。計今孝叟或未他去，閣下彼此均屬至好，務乞婉言居間，深道烈悔過之誠。乞於烈原單內不拘揀出若干種見惠，烈更勉措餅銀若干，湊足前項。以符孝叟之價，以完一局。（單內有孝叟原定之價。）庶交情不致棄捐，而烈之買碑論價，孝叟之聞款抵制，均可付之酒後譚言。閣下以爲如何。倘已他去，即爲代書道達，亦無不可。

（按孝拱卒於翌年之冬，與先生自此永訣。余見先生所藏唐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手識曰：「光緒丙子，仁和龔孝拱持易銀餅。丁丑秋，索去，孝叟之物，其家以歸蘇人徐翰卿。庚辰春，復至靜圃，仍如原價得之。」又唐李光顏碑亦題云：「孝叟物，已與余，復取

去。叟物，徐乃持來。」翰卿即著前塵夢影錄者徐子晉康子。」

冬十月，至宜興掃墓。於湯家山購許姓山地二畝，值二十六元。距祖塋甚近，將自營生壙於此。

圃中臨水之亭新成，而天雨雪，因名之曰雪亭。招同人賞雪於此，賦詩酬答。適畫史吳秋農穀祥來，爲寫溪北門詩圖，先生爲之序。

溪北門詩圖序：虞山之南東，琴水之北，有溪焉，廣輪十畝以肆。歲旃蒙赤奮若，南蘭陵之逋民趙烈文始挈其孥來居溪北，而圃於其東。越四年，民以貧，受祿於幽冀之野。未幾病歸。歸則晨夕溪上。民故號能靜，遂名溪曰靜溪，所居曰靜圃云。時溪之北，有樓二堂一，南與東圃自若。以飲以食，以作以息，廓乎其有容。既，民升其堂，則奇袤不中繩，臨溪而觀山水之奧，其色在晦冥雨雪，無屋蔽之則不可以寧。距始至一紀，歲在強圉之夏，民乃撤其堂而正之，以餘材爲亭堂之西少南。仲冬亭成，既成而雪，請客故濠州守楊叟詠春與其弟書成、鶴峯、曾君表、君靜、方子永來集以落成之。君表先中酒，鶴峯眇目謝不至。其二日，君表首遺二詩，濠州繼之，民酬詩五言一篇。三日，濠州投長歌，道民生平及築室溪上事已具。民酬詩七言一篇。而君靜、子永詩間作。少間，季冬之朔大雪，卷軸狎至，鶴峯、君靜仿宋人爲險韻詩、民奮相和，而鶴峯苦鬥，重疊至五作五止。濠州老益壯，三日四疊韻。吾家次老聞之，亦再疊。於是謝曰：「公等健者，奈何以衆暴寡，且吾學爲詩，不學爲鬥，敢乞骸骨。」皆笑而罷。君靜獨曰：「是會當有圖」。遺其友樵李吳秋農爲之圖。民曰，

斯圖也以門詩，而門詩不可以形，乃形其亭，則亭之當何地，居何人，始何年，不可以不明。春秋之義，名從主人，宜列亭所昉，而名之曰溪北門詩圖。濠州篆之，民序之。時光緒三載除月望後一日。

十二月，甥周孟輿卒。遺孤芟甫十五歲。

能靜居日記：孟輿俊朗，早年甚嗜讀書，心地亦厚。事余猶父。同治六七年間，始與其表弟李伯孟親密，又以書局事在蘇，多接浮夸之友，嗣後逐日趨下流，疏遠正士，疾視老成。余苦口告戒，致成寇讎，然猶不察。十一年夏，聞其南中狼狽，召之北行。抵署時，頗恭謹。未逾年，放縱益甚，末流至於騰書病詆，不別而去。余不得不相遠避，尙冀其閱歷艱難，慚能悔悟。乃以積勞，兼之不慎，遽夭天年。家室流離，無復可望。念之摧懷。捫心雖無甚愧，而舅甥至親，不能教誨防閑於前，又不能隱忍含容於後，殊無面目見亡姊於地下耳。是歲，撰網師園異蓮說，與友人論廷議穆宗升祔書，宋拓麻姑仙壇記贊，題趙次候學佛圖詩并頌，步金六廉訪見贈韻詩，步鄧十三學博香溪舟中韻詩，題郭子澣讀書秋樹根圖詩，題魏忠節獄中家書真蹟詩，偕楊濠叟登興福破山寺詩，又同遊虞山詩，偕南陽君馮姬遊鄧尉登萬峯台詩，天平山看楓葉詩。

是歲，讀四書講義、明夷待訪錄、朔方備乘、藤花亭十種、榕村語錄、湯子遺書、李恕谷年譜、憨山自敘年譜、林間錄、指月錄諸書。

光緒四年戊寅 四十七歲

春正月，會君靜摹溪北門詩圖而藏之，是爲第二圖。楊詠春亦摹一本，爲第三圖。楊鶴峯恩海別作第四圖。先生各爲之撰序。

二月，陳荔秋中丞、吳子登侍講奉出使美、西、秘三國之命。侍講至常熟寄卒於楊鶴峯家，因與先生談讌累日，先生撰序贈行。

自寫天放樓藏書目錄竟。

三月，李稚軒集貲重刻其先人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先生爲之助。

在李眉生處觀宋拓司馬溫公神道碑、褚書隨清娛志，及宋拓黃庭數種。其一，隔麻榻，字體最佳，與先生自藏者無絲毫異。又一本傳云松雪齋物，字稍遜，而異文數十處皆優於世所行者。

三月二十六日，長婿方子謹卒於保定志局。年甫三十。其妻方姪，先生迎之同居。八月二十七日，遺腹生一女。越八日，自縊殉夫。邑人爲具呈請旌，而先生爲文紀其事。

長女柔殉夫記：光緒戊寅四月二十日，女婿方姪旅歿保定之信至。女柔時在其家，慮有變，遣迎之歸。坐定，以告。女始仰天大嘆曰：「天乎，方氏之禍至此耶！噫，死矣！」絕氣久，乃能哭。以頭頓窗戶，數媼挾之。二十二日，歸其家，爲位制服，號日夜不絕聲。家人更替伴守之。余以姪子長綬甫六齡，又方姪，冀育次丁，戒勿擗踊。泣應曰：「諾。」五月初五之晨，傭僕走告，女市痧藥數兩乳服矣。奔往問，則微哂指其腹。家人搜匿，出

藥棄之。然平居與兄妻及妹爲怙弟恒室者言，皆身後事。撫其子，嗚嗚若不忍捨。月之杪，遷歸母家，榻舍居寢南小舍。晨夕相慰。親故知者來勸勉，皆佯應。言之切，則曰：「父母幸生數子女，少一人何損。兒誠幼，有兩叔舅矜愛之，必母乃育耶！」常臥一枕，不假他手，家人疑之，潛取以觀，則又藏猛劑丸散於中，縫紉堅密，不知何時所爲。復取棄之。姪將彌月，貌陽陽如平常，弟不欲見其子。偶見一二語，顏色慘變，輒令婢媼引去。八月二十七日，臨蓐產一女。怙之兩弟聞之，皆痛失聲，衆咸不怡。微睨之，無戚容，曰：「生女亦佳，使我心省一繫。」既免身三日，爲今九月朔，夜起剖枕，知藥爲人匿，揚首若怒，俯而思，良久微笑，遂不問。初二三日，但絮絮言瑣事，某所有帛，可爲兒衣。某所棉十斤，可以絮。婢相從來久，某衣昇齋以嫁。家衆知其志定，又習聞已稔，姑聽許。但令婢媼分臥榻旁室外，藏諸利器。初四夜，與伴媼言不絕口。又時採手帳外，爲之驅蚊。蓋意其倦乏當眠，眠又慮其不熟也。初五天微曙，尙爲幼妹同榻臥者覆衾。伴人甫交睫，不知何時，啟外戶，趨後舍委積之所，解帕首布自縊以死。距聞訃百三十有二日，距免身八日。其生之初爲咸豐元年辛亥九月二十日，得年二十有八。其死也在母家常熟縣之寓室。舅故河南靈寶縣知縣方駿謐，大興籍，陽湖人。夫國子監生怙。子長綬，六歲，女未名。父前直隸易州直隸州知州趙烈文，母鄧氏。女賦性剛明，善斷尙氣，好爲直言折人。願慕悅禮義，幼事父母最力，疲不告勞，既嫁，恨不逮口口養。每夢侍舅姑側承事，則晨喜告其母。夫季弟怡病寄常州戚家，時怙遠客，恒方試江寧未畢，女聞之，遽斷兒乳，獨椎髻乘小舟走三百里，往典衣治藥餌。

，終護全之以歸。又素慧，專經學無不能。詩、禮略皆成誦。女紅尤精絕。歸方數年，操家政井井。雖生宦家，茹苦勤作，逾於貧寒。舅以直道忤上官罷，家驟落。甫嫁舅歿，婿好學敦行。名稱藉藉。夫婦刻苦，能人所不能，期必振之。乃天禍中折，齋志不果。故誓死終不可挽，其心尤足哀云。

秋九月十八日，金眉生卒。先生往嘉善弔其喪，作七律一首哭之。十月初十返棹過蘇州，訪石門李笙魚嘉福，觀其所藏金石及莫雲卿字卷。

十一月，孫女全生。

在張純清暎處觀元槧通鑑，爲胡刻祖本，文肅故物也。文肅之女歸虞山嚴氏，以此贈嫁。康熙間，嚴虞惇校讀之，朱黃粲然。後歸罟里村瞿氏，而張所從假也。

是歲，有贈曾君表入都序、奇士周弼甫先生墓表，彌陀六孺像贊。又有借詠叟濱石遊燕園作七律一首，哭女柔五律五首，夏日靜溪驟雨作洞仙歌一闕。

是歲，讀紀錄彙編，元親征錄、輟耕錄、四友齋叢說、藝舟雙楫、盱江集、曾文正公年譜及日記諸書。

### 光緒五年己卯 四十八歲

春二月，至蘇州訪李眉生，觀所藏石谷畫冊二。一仿古十六幀，有自跋及南田跋。一十二幀，爲西廬老人作，周圍皆揮跋。又觀南宋拓九成宮醴泉銘。訪吳平齋，觀齊侯兩罍，大小如一。

一阮氏器，褐色，一耳缺其上角。一曹氏器，青綠，亦一耳損而黏合之。又從眉生假明拓聖教序，校後來者瘦弱，而神氣充足。其負面襯紙尙爲洪武年官文書。從平齋假蘭亭三十二種，頗有佳者。

三月，女穠生。馮姬出。

夏四月，長子實應試北闈，不售。遂留居保定。

五月，任筱沅將赴直藩新任，先生往木瀆訪之。

冬十一月，方元徵先生卒。年六十四。

是歲，購得鑿寶子碑清拓本，三公三祀三公山碑曹全碑、張壽殘碑二、高君闕、楊家闕、王稚子闕、魏弔比干文并陰、溫泉頌、三墳記，又無專鼎及漢器瓦當銅鏡等拓共一冊，又張燕呂舊藏天發神讖碑及鍾鼎彝器鏡洗泉模戈弩造像甄拓數百種。藏奔金石，於是益富。又得謝笏峯山水橫直幅各一，薛天壽大直幅山水，皆同里人。又武丹大直幅絹本山水，毛師彬山水，方環山山水，龔文熙山水屏，桂末谷分書直幅，徐壇長、周山茨長條各二幅。又得甘氏印譜、韞光樓印譜，印統等印譜數種。

是歲，撰鄧母廖宜人墓志銘，春草閒房印譜題辭。又爲汪松南題同州聖教序詩，題陸在衡采芝圖詩，齊女二鉞歌，題吳中七老圖詩，題王椒生像詩，靜溪晚行詩，泊舟常州故居門外感懷詩，重過荊溪東山詩，賜湯衣谷詩、濠叟餉湖尊答以未下鹽鼓詩，象笥初創寄中江李使君詩。



光緒六年庚辰 四十九歲

夏四月，北樓下繕修告成，遂入居之，以爲大寢。取漢器刻辭顏之曰溫臥。鄧夫人居西房。長子實夫婦與諸孫居東房。馮姬留居西樓。以黛語樓下爲小寢，顏曰樂臥。

壽張玉山慶興自金陵來訪，道其師李清風乃三教真人下凡，勸先生捨俗修行，同往拜謁。先生以其言鄙陋，一笑置之。

六月，梁溪華生持沈石田遠山喬松大幅，董香光山水、馬江香花草獅狗共三幀，求質於先生，索三十元。先生允之。

從趙次候假閱王元章梅花卷。畫中之寶也。

秋七月，閱金眉生遺稿八冊，爲刪定之，約十存二三。

周菴卿以所著筆來，譚粹各十餘卷就正於先生。引據浩博，問錄所爲詩文，亦清雋可誦。

冬十一月二十日，兄敬甫卒於屯溪釐局。年五十一歲。先生親往迎其眷屬。即在屯溪度歲。

十二月十四日，陳槐亭卒於郵縣官舍。六姊攜細弱由海道回常州。

是歲，購舊拓溫泉路、賀若誼碑，姚思辯碑摹本，值八元。又以宋拓越州石氏本殘黃庭經從李眉生易水拓瘞鶴銘，明拓雁塔聖教序。又楊詠春贈甄拓精品百二十餘種，皆瞿木夫，六舟等手拓。又貞明先生自屯溪寄贈明拓不空碑，八大山人小品八頁，陳老蓮仕女一幀。

是歲，有哭兄五古五首，長律六首，過七里灘長歌寫臆諸詩。又靜溪賞荷作八聲甘州詞，嚴

陵道中作虞美人詞。

是歲，讀廣陽雜記、數述紀遺、黃帝宅經、徐大椿醫論、蘭台軌範、古文參同契集解、大藏一覽、三悟篇諸書。

### 光緒七年辛巳 五十歲

在屯溪度歲，哀聲徹耳，昕夕難安。念黃山，白岳近在咫尺，因以正月初二往，夜宿齊雲山之長院。欲遊黃山，阻雪不果。初五返屯溪。十一登舟歸，十九至杭州，詣城隍山謁恭毅府君專祠。二十七抵家。

爲敬甫兄眷屬相宅，均不能成，乃於靜圃之東南建住屋兩進，請嫂氏率諸姪入居之。又檢點遺篋書畫，乞售於人。李眉生取漸江都峯圖、萬曆五彩磁筆海、明以來歛諸家造墨、張鳴岐香爐等，值五百五十餘元。

能靜居日記：兄遺言，在屯所買書畫骨董，共用三千八百餘元。其中送人去三分之一。兒輩一時不必需此宗，變價以充衣食。其言絕痛。余計度今日急務，以宅舍爲第一。先兄有子四人，一已成室，房屋太狹，必不能容。吾蘇省問舍不易，計非兩千不可，此款余當力任。其衣食一宗，則以長物變易，亦足當蔬布之用矣。

夏五月，至蘇。觀李眉生所藏東坡書送叔師奉使嶺表詩真蹟五百許字，字大如錢，洵異寶也。又觀吳平齋所藏天池墨筆山水花卉人物三十六幅，周恭肅山水十餘幀，皆墨林罕觀之品。平齋

新得唐人麻堪晉賢墨蹟，係青麻闊簾紙，首有孫淵如題檢，後有張叔未跋，定爲賈秋堂摹本。又閱市見管夫人繡十八應真像，後有中峯和尚跋。又過顧氏園。顧饒書畫，斥其中次者設肆園中鬻之。見清湘老人冊十頁，傅青主冊八頁，山水皆善。

秋八月，楊濠叟卒。年七十。先生輓以聯。嘆曰：「居虞七載，可共談者，此一人而已。」冬十月，高碧湄卒。

是歲，以所藏彝器拓本裝成巨冊，自以隸寫定之。又購得穎井真本黃庭蘭亭，值三十二元。舊拓受禪表直四元。明人重刻紹興無注本通鑑，值二十六元。其佳處可以是正元興文署本者九百餘條。漢宜侯王大銅洗，值十二元。又以殿板前後漢書從趙次侯易元板後漢書。

是歲，作李中堂六十壽序。又作遊齊雲山夜宿長生院記事詩，遊黃山不果詩，歸舟雜詩三首，釣台詩六首，哭陳槐亭詩二首，爲華遂秋題世屬芝山圖諸詩。又作賀新涼詞一闕。

### 光緒八年壬午 五十一歲

春正月，馮姬生第二女。

二月，次子寬娶江寧鄧公武之次女。

劉開生卒。開生自光緒五年從曾劼剛太常赴英，法國，充二等參贊。是歲正月，泛海歸滬，感疾而逝。

夏四月，偕鄧夫人至杭州，十二夜看月望湖亭。自謂生平看月，以乙亥年中秋在京西戒壇寺

及此番爲無上勝境。十九至雲棲，入僧庫借觀董思白金剛經及蓮池大師手札卷。董書草率特甚，後有純廟題跋，亦不類他處所見者。

訪許益齋，觀所藏趙子昂中峯和尚像并贊，燕文貴江天雪霽圖長卷，劉文清書鮑氏義田記。五月初，由杭返常熟。陳氏六姊卒。

秋七月，撰石鼓文纂釋成。集宋以來諸家釋，以己意是正之，間出新義數條。

八月，方誠之宗誠東遊蘇、滬，繞道來訪。

冬十二月，亡女柔與夫方子謹合窆，爲手題其阡曰：「嗚呼有清才士大興方恠烈婦陽湖趙柔合葬之墓。」

是歲，得程勉之手拓秦，漢瓦當三十八種，中字麻姑仙壇記，涿拓快雪堂本之閒邪公傳。又得宋拓足本麓山寺碑，值四十元。舊拓國山碑，武氏石闕，精拓三公碑，三公山神碑并陰，西門豹碑并陰，隴東王孝感頌，共值七元。初拓鬱岡齋帖殘本三冊，值三元。又得己舉爵，值一元半。又得費曉樓美人，王遠山水各一幀，值三元。又得元板宋季三朝政要二冊、季滄葦舊藏，值六元。元板禮記集說大全十冊，值四元。鈔本都公譚纂二冊，中有蕘翁記得書始末一紙，值二元。明板醫統正脈殘存五十九冊，值十二元。又湯衣谷寄贈明拓國山碑八幅。

是歲，撰張純卿資治通鑑校勘記序及劉開生挽詩三首，西湖紀遊詩數十首。

## 光緒九年癸未 五十二歲

春正月，俞姬來歸。年十九。居之黛語樓之左楹，字之曰黛娟。其父鶴齡，早年棄儒學賈，

曾設萬卷樓書肆於蘇州。逝世纔四年。

二月，李子均慎儒來訪。秦淡如湘

吳平齋卒。先生與之相識頗久，晚

葬兄於虞山之麓。

三月，劉玉山二次來訪，先生盛氣

能靜居日記：先是，嘉、道間

某有緣，當授以大道不傳之秘。今

人同時下世。凡世傳三教之書皆皮

於道光十二年去世，遺言教中流涌

其事，一時名下士如周保緒、臧穰

、沈俊甫、吳子登咸從李某授口訣

徠。前數年特從金陵來訪，余以其

洪文卿鈞、吳蔚若郁生來訪。

夏四月，李眉生偕顧文山文彬自蘇

本異文四十餘處。因校錄於別本之上。

秋七月，至蘇訪李眉生，譚及沈仲

生新得過雲樓物二十餘件，皆唐、宋、元名蹟，有王右軍千文，米虎兒海岳庵圖，趙吳興草書千文。

冬十月十一日，以范乘之墓曾文正公小像奉安於東樓下層之直心道場。是日爲公誕辰，設祭饗祀。此後每歲舉行，以志感仰。又手題龕聯云：「梅花卅樹，昭其芳潔；虞山百仞，無此崢嶸。」

邑令錢秋舫接蘇省轉行部文，准軍機處片查回籍各員有無事故，凡三十餘人，先生名列第一。以久無宦情，擬稱舊病未愈，請爲申覆。

命舟赴畏陵掃墓，俞姬附舟至蘇州訪其母及兄妹。翌日抵蘇，俞姬兄吟香以詩文稿各二册就正。

訪李眉生。眉生欲得趙次侯所藏王元章梅花卷，擬償三百金，而次侯堅索千金。先生爲之往返諧合，始以六百元成交。次侯感先生意，以明拓卮闥頌，西狹頌爲酬。卮闥頌爲孫淵如舊物，有其釋文及題字。

是歲，得明拓百石卒石碑半部，值八元。王石谷山水冊八頁，值十六元。

是歲，撰天發神讖文跋千三百言、催粧詩四首、定情詩十首，贈顧子山七古一首。

### 光緒十年甲申 五十三歲

春正月，遣次子寬赴宜興，爲廉訪府君墓易碑栽樹，并補題墓碣，云「清故湖北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趙府君之墓」凡十八字，先生所手書也。

二月，觀畫於三峯友人家，見王西廬仿高房山立軸，石谷子立軸，惲南田花卉方冊八頁，有印無款。

夏四月，俞吟香卒，其母乞助喪葬貲，以幼女小鶯留質先生家。

五月，曾沅圃宮保任兩江總督，先生以舊府主，且屢蒙特薦，禮當修謁，以十九日往謁。沅圃欲留其在署，有所商略。先生以疾辭，上節略八事，凡靖內、籌邊、理財、交際各兩條。

閏五月，長子實六試北闈，不售。偕其婦自海道歸。次子寬院試，以十一名入泮。

自白下歸後，既感邪暑蘊蓄於中。恒覺不適，逾月而疾作。八月中旬，稍愈，思出遊以豁襟抱，因偕鄧夫人挈黛娟，小鶯觀潮武林。

在杭州保佑坊尊古齋骨董肆主人徐乙燃，購胡雪巖舊藏吉舍四品，值一百六十元。一父已尊，銘文在腹，凡三言。一中敦，蓋陽文五行，三十六言，器銘在腹，全文窳爛，僅辨四五字，與蓋銘同；而一識一款，吉金中異品也。一蘇次姬盤，銘三行，在腹，凡三十六字。一爲鐸，無款識。四品中父已尊最古，中敦最奇，蘇次姬盤最重大。胡爲左恪靖侯所呢，自云中敦新出秦土，左侯之所贈。餘器所出，則不可考矣。

冬十月，管才叔樂卒。

鄧鐵仙啟昌自海上來訪。留住一月。

寫定石鼓文纂釋，附裝明拓石鼓文後。

十二月，檢舊藏端石硯，遴極佳者得四品，各爲考證，並系以銘。  
湯衣谷卒。

能靜居日記：同治元年，余挈衣谷至皖，榻余家，爲設程課。居一年，聞望頗起，薦之老友歐陽曉岑，助校王船山全集。三年冬，同徙寓秣陵，識秣人林子潔，遂食洋煙成癮，力辭余而就林與同居。流涕挽之，不可。一去二十年，未嘗與林相離。今夏在江寧見之，日入而起，日出而臥，煙日深，病亦日深矣。

是歲，購得金壽門梅花冊八頁，值六元。黃小松山水屏四幅，值四元。又長子實從保定帶回古陶尊一事，有篆文三言，又北魏李憲墓中所出明器瓦屋一區。

是歲，撰特徵人才安徽候補直隸州知州賞戴花翎方元徵先生墓志銘。又有爲曾君表題其先人山莊課讀圖詩，莫愁湖勝棋樓謁曾文正公像詩，莫愁湖擢歌，挈馮姬及大小僉姬放舟西山下觀雪用牧齋借河東君東日泛舟韻諸詩。又有江寧懷舊留別衣谷熙之椒生諸子作念奴嬌一闋。

### 光緒十一年乙酉 五十四歲

春二月，張嘯山文虎卒。輓以聯。

三月，以所撰石鼓文纂釋付刻。

夏四月，以濠叟字說稿付其子思贊，勸其勿刻。

能靜居日記：先是，濠叟讀許氏書，引古文以正小篆，或以古人小篆正今人小篆，結集



得此。曾屬余評點。適辛巳歲，叟歿，其書尚在余家。因以己意參訂之，可者半，不可者亦半。今思贊欲刻許氏說解，盡去大小徐說而綴叟說，爲書以行。余力沮之。

建小寢於小奉華堂之北楹，仍顏曰樂臥，挈俞姬居之。宗湘文太守源翰丁父憂還，居虞山，先生往觀其所藏，見北齊蘭陵王碑，爲自來未見著錄之孤本。黃伯思章草書內景經，有孫退谷長跋。宋、元畫冊十六頁，內徽宗花鳥三頁，郭河陽雪景山水一頁，皆工妙。又南田山水冊十二頁，李龍眠白描後赤壁圖，釋梵隆白描十六應真卷。又假歸趙文敏書太湖石贊等一卷，斷爲膺品，而前後項氏藏印及董香光諸跋皆真。太守又以長垣本華山碑屬跋，留閱十二日，以蟬翼箋雙鉤碑本，命表姪方子順鉤碑文及題名，長子實鉤名人題跋，先生自鉤碑額，並作長跋三篇而歸之。又撰華山碑金壽門鉤本非長垣本說一篇。

秋八月，李眉生卒。先生座旁適懸裴岑碑，即昔年眉生所贈。覩物懷人，愴然題二絕句於上。冬十一月，無錫華老鏞攜來蔡忠惠墨蹟白麻紙書謝御筆賜字君謨表，並獻詩一篇。後有朱南宮、鮮于伯幾二跋。質洋三十元。又購父已凶，值十二元。舊拓皇甫君碑，值十二元。

是歲，有題費氏篝鐙課圖卷擬列女傳頌序二首，題宗湘文愛山台圖七律一首，又鏡瓦圖七絕四首，又盆池綠芙蓉盛開作琵琶仙一闋。

## 光緒十二年丙戌 五十五歲

春二月，繕治靜圃。

自記：余初定全園結構，南洲之上爲樓五楹，移天放樓名之。家藏典冊，悉度其中。四

園皆水，無毘連屋舍，庶期永久。西面堤尾爲二層園亭，可以眺遠。其餘小亭小樹及連廊數十丈，加以石岸長橋，估值總在洋銀兩千圓以下。焦思無策。繼念蘇之留園、顧園等，均放遊人取貨，余素陋之，以爲兩園主皆巨富，安用爲此，而余則家況日落，且廿載誅茆，力爲之疲，神爲之瘁，若及身而見其傾圮，殊覺不能忘情，不如悉索敝賦，以成此園，然後師蘇人之所爲，數年後還籌款，即行停止，似尙非失節墜行之比。因與家衆熟商，均以爲然。連日與土木諸工昕夕計算，刻無暇晷。創業之艱，即小可以喻大。後之人，其念之哉！

夏四月，至上海觀碑帖字畫於傳寶齋骨董肆。未見佳者，僅購包慎伯字屏四幅，值十二元。能靜居日記：傳寶齋主人郭某，潮州人。早年以販鴉片土積貲，招集亡命。咸豐三年，潮人與閩人亂，據上海，郭至蘇州糾潮幫，思應之。吃齊心酒數日，形跡大露，余友阿伯凝時統帶定勇，奉檄協捕，誅數百人。事乃定。郭漏網去，匿跡數年，以鴉片土捐資緣出身，疊保官職。繼又包辦蘇城土捐，壟斷成巨富，官至道員。結納搢紳，無惡不作。許應鑾來爲蘇臬，以同鄉入見，許家貧嗜酒，郭以二者中之，稱莫逆交，無日不會飲。由是勢益熾。以其揮霍之餘，兼收書畫，自名雅人。附羶之流，稱之爲安亭先生，忘所從來矣。惟潘伯寅尙書以憂歸，郭偕士夫往弔，潘怒，裂刺投地，香楮牲牢盡擲門外，足爲搢紳吐氣。而蘇人甘唾穢而不辭，轉以潘爲不情。吁，是非豈有定哉！

楊鶴峯比部卒。

訪姚芝生，觀其所藏黃大癡春林遠岫圖大立軸，有自跋百餘字，及張雨贊二行。

夏六月，天放樓成。

長姪穎卒於梧州鹽局。

秋八月，長子實生一女。

江督曾沅圃宮保蒞乘過吳，先生賦詩奉迓，命長子實候之常州。並致書乞爲殉難舉人趙起撰碑。迨過常熟，親往南門外迎候。談時事，頗扼腕。宮保語先生曰：「朝廷信任閻丹初，以東濕爲政。劉仲良在浙，蔽骨及髓，即升川督。此間有朱竹石者，揣摹風氣，不顧民間疾苦。我到蘇，當與崧撫台言之。」

冬十月，季君梅卒。

治靜圃成。園中樓堂亭榭共爲屋一百二十間，走廊內外通共八十餘間。石山二堆，大小橋六架，果樹花卉以千計。土山東塢平房三間，命名見微書屋，旋改香風有鄰室。池南小亭，名曰鷗邊吟榭。池西三層亭，最宜賞月，名曰珠淵。青林堂前臨水，小屋成，適窗外櫻桃盛開，取瓦當文名之曰嬰桃轉舍，旋改見微書屋。池心木橋，易以石，名玉虹橋。中爲方台，曰通波台。南樓下有堂，取廉訪府君舊顏之曰蛾時衡齋。天放樓西小亭，額曰學部通津。

是歲，得商且己尊、周正考父鼎，值十二元。周平戎鬲拓本，值十元。柳公綽諸葛武侯祠堂碑，值四元。龔定菴舊藏明拓西狹頌，值十元。顏家廟碑，值十元。阮文達舊藏高西園硯，值二元半。宋板陸象山集，值四元。又宗湘文贈王石谷畫筆一頁。

是歲，撰蔡忠惠謝御書賜字君謨表詩跋、宗湘文藏唐人嚮拓張芝冠軍帖跋、費昶懷藏星鳳樓

殘帖跋。又趙承旨書瞻巴碑跋、季君梅藏戴文節山水卷跋。又作三姝媚詞一闕，挽楊鶴峯七律一首。

光緒十三年丁亥 五十六歲

春正月初二日，靜圃始納遊客，人出貲四十文。

二月，挈兩僮姬探梅鄧尉。聖恩寺僧諾瞿出觀，郊公徑鐘，并以拓本求跋。

能靜居日記：此器寺僧不能守，鬻之富民李氏。蘇紳某，贖歸寺中。潘伯寅尚書以憂歸，亦謀取之。其族人順之不可，乃假拓而返之，并裝拓本爲卷，以貽諾瞿。

李眉生之子遠辰請先生整比其先人遺篋，爲住其家三日。看碑帖八九百本，爲之錄目，分上中下三等。中者加以觀印，上者後作小跋。內沙南信真榻，外間惟何子貞家有之耳。伊闕佛龕碑校通行本多百餘字，有明人跋。廟堂碑有高江村四跋，並據內府唐本補書缺字。元人默庵記，係割截宋拓顏碑爲之，孫退谷舊藏也。宋拓隸韻殘刻兩部，一裝六本，有秦敦甫、徐紫珊等跋。一裝八本，有錢曉徵跋。皆云是天一閣物。不知孰是孰非，未暇正定。但眉生在時，先生嘗見其所藏精品若韓敕碑、瘞鶴銘、九成宮、周州聖教序、松雪齋本黃庭經、澄清堂帖、汝帖、淳化祖石星鳳樓帖等，皆已不存，蓋精華已去大半矣。

夏四月，刪定楊濠叟詩稿。

秋八月，翁仲淵會源殿撰卒。往弔之。

能靜居日記：翁以白衣兩次恩賜舉人進士，癸亥殿試，遂掄入魁。自有科目，千餘年來創格也。其父藥房中丞同書，因皖撫失守遁逃，爲節帥曾公參劾，下刑部獄。親識滿朝，無策解免。有援先朝故事，父在繫，子得狀元蒙赦者，遂以之膺選，援例陳請，果邀寬典。旋丁父憂歸，得疾，迄不起。其際遇可謂異矣。

九月，偕宗湘文太守赴宜興弔周小棠侍郎家楣之喪。又同至無錫訪沈梧庭旭。觀其所藏金石及石谷仿米小幅頗佳。

先生以國朝大政因革，散見各官書，病其間缺錯亂，擬每事排比成書。因檢會典事例，爲摘錄之始。檢閱歷年所得法書名畫，選其精者平書署簽，照宣和式用月白紙。書編墨字號，得九十八。畫編丹字號，得九十七。書畫合者編合字，得五號。總二百品。

是歲，得晉楊紹買地口、唐昇仙太子碑額、潘尊師碣。又得殘宋拓皇甫誕碑，值三十五元。元、明間拓九成宮醴泉銘，麟游真本未開鑿者，值二十四元。王元照絹本山水一幀，康熙癸丑七十六歲作，值十四元。石谷虞山十二景絹本，及明人墨跡冊，自洪武敕書以下凡數十人，值八十元。又陳某以憚南明花卉、章逸山水、方方壺山水、宋克健山水、鄭板橋行書共五軸，質洋六十元。

是歲，作九成宮醴泉銘跋二千言、與張祀堂廉訪論水利書兩通，繆宗慶婦金氏守貞說，爲張雨生題北墅主客圖詩三首，爲胡子繼題飛雲山館授經圖七古一首，爲宗湘文題姜曉泉摹宋人餘醮春曉圖百字令一闋。

光緒十四年戊子 五十七歲

春二月，胡子相廣文培系卒。爲設位於靜圃見微書屋，令穎姪婦成服。

能靜居日記：子相繼承家學，殫力禮經，頗口著述，貧困客死。其女爲余猶子穎婦，孀居筑獨，驟聞此耗，殆不可堪。

黃子壽任江蘇布政使，招先生往晤。欲留其在署過夏。先生力辭。又請爲通飭稿及看候補官試卷，皆辭之。

唐蕉庵之子誠卿以所遺書畫介侯駝求售，共十件。一北宋人臨廬鴻草堂卷，紙本、墨筆、無款。有范德機等跋，及項墨林藏印數十方。一北宋畫苑臨邊鸞梨花雙鳩軸，紙本、無款。明項麟、李應禎題及元人黃琳藏印。一元趙善長夏山讀書圖軸、紙本，有明人詩跋。一元馮子振書所作居庸關賦卷，行書，四五千言，紙本。有鄭元祐、宋濂二跋，及安儀周、卞令之印。一元郭天錫父子詩箋并俞希魯書爲郭翁壽序卷、紙本。一元饒介、米起等七人書札，均紙本。以上二卷爲蕉庵所集，有自跋。一宋拓泉州本閣帖十卷，有畢潤飛跋。駢湊甚多，當是覆本。一宋拓八關齋會報德記，有張叔未題額及跋，言其中有宋拓、有明拓，而首田說篆額，後官吏銜名，均全，爲難得。一宋拓蜀本干祿字書，闕入聲約十餘行，暨勾詠跋之上半。萃編所載詠跋較此博節語句處甚多，殆係嚮壁虛造者。一李玄靖碑，亦號宋拓，實即殘石碎片，而以汪志伊覆本補綴者。

秋七月，張杞堂廉訪卒。

能靜居日記：祀堂有幹才，客歲挑挖河北諸河以防黃水泛濫，頗著勞動。今夏復任蘇臬，甫數月耳。

宗湘文介秦石君以其父澹如所遺書畫求售，凡卷六，冊八，軸十一，楹帖六。卷中惟元人焦粲至正末年爲蔡子堅畫雪蓬圖，紙本。明初人跋十七。又明姚綬自題一詩。又明楊石涼行楷書假山詩。又明王仲山狂草卷。餘唐子華墨筆山水，蘇東坡書所作詩二卷，則僞跡也。冊中惟明、清人集錦十二幀，爲曹義、王維烈、程穆倩、邵僧彌、釋石濤數篇，頗佳。又趙忠毅爲某人傳稿，倪文正家書，祝枝山與親家王款鶴數札，均真跡。軸中惟湯貞愍舊藏倪雲林山水小景，紙本。董香光仿倪松亭秋色圖，紙本。元人顧定之雙鉤竹，絹本。曹雲西坡陀秋樹，紙本。均佳，而不審真僞。

購定秦氏畫三件，倪雲林山水軸，值三十元。吳匏菴與王濟之諸人聯句詩，後有祝枝山、唐伯虎、陳魯南、文徵明題，共一卷，值七元。近人汪叔明紙本山水大幅，值三元。別見陳惟允墨筆山水軸，有雲林及陶振題句，叩價未諧。後湘文以屬張雨生。先生爭之不得，作七古一首紀事。湘文謂代求倪畫未錄功，失陳乃怨，和詩爲報。先生再和之。

是歲，又得盛子昭楊林客話圖軸，值六元。又於湘文處觀元僧世殊泥銀字楞嚴經六卷。董香光、八大山人畫冊。隋仁壽四年權。宋鈔太宗實錄五卷，有錢曉徵跋，爲黃蕘圃舊物。又於黃子壽處觀舊拓圍令碑整本，有桂未谷、翁覃谿、阮文達諸人題名。又謝某攜觀范文正公書潘安仁藉田賦卷，款僅書名，無年月，亦無跋。紙深黃，頗似唐人硬黃。

冬，黃子壽布政禱雪獲應，集賓僚宴飲，名其樓曰詠雪。踰日，直蘇文忠誕，祀之樓中，賦詩紀事。先生次十五年前蓮池酬倡舊韻和之。

是歲，作鄭小坡輯未刊書目序，凡兩易稿，散氏盤說，寄贈黃子壽布政詩。

光緒十五年己丑 五十八歲

春正月，宗湘文之子子戴舜年娶俞蔭甫之孫女。先生賦詩致賀。

二月，俞氏小鶯居先生家七載矣，是歲年十四，始納爲窻室，字之曰春皖。倩紹興李岷川爲二俞姬寫照，題曰「黛樓二秀。」從此黛樓之內，孟俞清逾秋月，季俞麗勝春葩。黛樓之外，虞山列如張屏，靜溪圓如環玦。簾帖之際，圖書縱橫。亭榭之間，梅柳爭發。先生盤旋左右，日不暇給，視人間軒冕如土苴矣。

能靜居日記：嫂自辛巳九月來余宅，同居至今八載，尙能相安。次孫重娶毘陵陸氏婦，已數載，尙未歸見姑嫜。去年其母歿，始議歸，於是有別居之舉。

按先生手寫日記，雖行旅倥傯，無日或輟。遽止於是歲五月，此後數年，殆多病矣。

光緒十六年庚寅 五十九歲

光緒十七年辛卯 六十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 六十一歲

秋七月，覆刻長垣本華山碑成。

自跋：原冊款跋暨錄舊約四十餘則，今擇存二十則，第其先後，而以拙箸附焉。始辛卯三月，迄壬辰七月。奏刀者，長洲陳伯玉也。虞山靜圃刻成日記。

光緒十九年癸巳 六十二歲

夏六月二十八日，卒。

方怡趙府君墓志銘：先生之學，期於有用。爲文章，抒己見，雖從曾公游，未嘗囿於桐城文派。廉悍雅潔，自取法於古。爲詩歌及長短言，悉超絕。晚歲喜金石文字，得一拓本，援引考訂，爲跋語恒數千字。國朝金石家翁北平號最精審，然先生屢駁其誤，其博該如此。家居二十年，日手一編，暇則涉園林，位置樹石，淡焉泊焉，若無意於世者。然怡侍先生久，縱談時事，輒憂憤形於辭色，是豈盡能忘世哉！

鄧嘉緝祭文：嗚呼！氣類之感，凡物皆然，若根於天性。故曰水流濕，火就燥，豈不信哉。以藐焉中處之身，醜夷百族，因應萬端，泛然相遇，不概於心。同聲之應，未必其適相識也。幸而相識矣，其志趣不必同，而道術無異，雖在蠻貊，猶將親而近之。離合有時，或且縈諸寤寐，然而相識者未必其相賞也，相賞者未必其相知也，相知者未必其相愛也，而寂

處離索，不免往來於心曲，蓋氣類之感，有不容忘情於徒黨之交接者，如是其摯也。又況先生於弟賞識知愛，有過尋常，睽隔相思，恩義難忘。方期重晤，凶訃忽傳，茫茫人海，更無孫陽，則安得不爲之撫今追昔氣短心傷也哉？弟以婚媾，獲奉周旋。先生憫其寒賤，薦之張芑堂廉訪，爲其子授經，因得瞻其家室。歲癸酉，先生具書幣招致於易州官署。明年歸省，賦詩爲餞，有黃葉碧雲窮塞主，一樽重與素心期之句。會先生眷屬南還，遂主先生家數年。及再歸省，弟爲詩留別，有曰此後靜溪溪上月，爲誰惆悵獲憑欄，其後復一過存，歡洽渥於疇曩，流連累日。嗟乎！觀於主賓酬酢之情，足以喻其深且至也。論先生操行，有如前世陶淵明其人，靜澹不仕，蟬蛻塵滓。及欲絃歌三徑之資，始眴勉兩應徵召。卒之託故去官，遯跡柴桑栗里之間，優游終老。先生以布衣名滿天下，朝廷側席。初刺磁州，大興水利，民用饒裕，而官貧瘠。繼刺易州，三年政成，翩舉高蹈，卜築虞山，嘯號林泉，琴書樂志，徜徉老壽，超然返真，可謂自全其天，當復何恨。而弟之酸心痛淚，則以先生之賞識知愛，生平罕邁。嘗熟視吾面曰：書味盎然。又嘗從容詔語曰：子之詩文，體質具矣。曷肆力雕琢以昌其辭，足以抗希前古。即書問往還，未嘗不以相勗。雖弟之闖劣，不能勉副期許。而夙夜孳孳，竊思自奮。惜平先生之力，不足以振拔單寒。而今世之用人者，大都以資驟進，或冒功級。聞人曰若士能文，彼且以爲何者用文，能與不能，尤非所計。嗚呼！宇宙雖廣，弟曾復得此於誰何。則低徊戀慕無時而能去懷之人，一旦竟成永訣，更無冀望。雖木石爲心，其何能不悲哀慘沮也邪？自與先生別，聲音笑貌，每一存想，即在心目。曾馳書索寄小象，俾得朝

夕瞻仰。先生遺以西法照象，媵以玉瑤。弟審諦其狀，覺面差削而目微斂。時臥疴初起，未以介意。玉瑤弟佩之不去身，照象緘諸行篋，無三日不展視。今更反復觀之，殊以爲不肖。蓋先生之精神氣象，隱現於弟之心目，迥不可以形跡求也。嗚呼！音塵冥漠，風掃電滅。萬歲如茲，代謝相接。知心罔再，衷情宛結。捨恩割愛，忍從訣絕。唁弔難親，夢魂飛越。存歿關懷，瞻望哽咽。豈惟傷逝之悲，氣類之感，長離永別而已哉？嗚呼尙變！

孫雄感逝詩：中年解組臥元龍，天放樓高十二重。題跋萬言祇右手，避人嗜古託疏庸。

——錄自民國三十三年二至五月上海學術界月刊第二卷一至四期（完）